

法

言

義

疏

法言義疏十五

吳 汪榮寶撰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注〕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注〕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注〕霍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注〕顯光

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光心知之而不討賊忠李斯盡

極刑王者史記李斯成列傳云李斯者楚人也從無可

學帝功者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斯為長史任以爲

爲建斯因廷尉說秦王乃拜斯爲皇史帝以爲

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以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侍中斯

用事趙中李斯大臣得入朝奏事乃言說趙二世不短坐二朝世已前大

信趙高死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收捕宗族賓客趙

丞相獄治罪千餘人勝山謀反服二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五刑論腰斬咸復市黃犬俱與上其東門逐狡免其可

得乎遂父相昔而夷三族魯仲連之鄰李斯傳忠胡亥

上刑是孝王書云昔和夷三族魯仲連之鄰李斯傳忠胡亥

極刑是以王書云昔和夷三族魯仲連之鄰李斯傳忠胡亥

至刑相者以箕子云秦宗室大臣皆言秦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事在秦逐中大斯乃上其書曰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亦事在秦逐中大斯乃上其書曰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國無以資敵國損也民益乃除
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逐引新邑序得云還斯按地逐中道京兆
逐客達始復始李斯使人集逐至引曩切百官機秦卿表左國
諫書豐秦日驥邑音義作丞相息亮助理萬公卿有相
尹新皆秦官金印綬掌丞天子何年遷丞相始左國
丞相皆紀臺及刻石猶書丞相魏狀丞相遷王相始左國
按始皇本邪臺刻石猶書丞相魏狀丞相遷王相始左國
十入年現邪臺刻石猶書丞相魏狀丞相遷王相始左國
則斯上書云臣爲丞相後而斯載二梁世二疑斯從
獄中書云臣爲丞相後而斯載二梁世二疑斯從
始皇二則相八年李斯尚治民三餘年疑用三事四年始
爲丞相則相八年李斯尚治民三餘年疑用三事四年始
二十年其長亦無始初年故本傳云入秦計二襄王
末年其長亦無始初年故本傳云入秦計二襄王
餘年竟至天下凡治民三十餘年乃自謂爲相三歲計之謂
自仕秦至見留之狂人以言從浮大相謂以既逐謂復留之
也客者相也留之狂人以言從浮大相謂以既逐謂復留之
客官至丞相也留之狂人以言從浮大相謂以既逐謂復留之
史記封禪書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船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遠慮至則船瀛
風引而去蓋有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其三
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其三

之以可爲定也高計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詔危不何貴
以爲嗣君計而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詔危不何貴
不懷通數年矣未嘗見失秦之高諸子未及此者學
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使終
臣所當議也高曰事將何如曰安得亡國之言長子非
侯與高之所賜耳事書符璽曰安得亡國之言長子非
知者也書與喪會咸陽莫立爲嗣書行今上崩有
賜長子始皇崩餘會咸陽莫立爲嗣書行今上崩有
人知趙高所成獨子胡亥丞相幸宦者五
皆在趙高所成獨子胡亥丞相幸宦者五
恬與喪會咸陽莫立爲嗣書行今上崩有
帝至邪說病甚丘趙高書封李斯宦者五
海上郡冀歸後五年三三七年始藥音至浮山才用登切會立趙
山從上年黨歸後三三七年始藥音至浮山才用登切會立趙
其明求之始交海皆以風恐不爲解曰未至望見過恆
入海求之始交海皆以風恐不爲解曰未至望見過恆
數始皇自船交海皆以風恐不爲解曰未至望見過恆
心神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輒引去上莫能士至言之主莫不勝甘

聖孫斯曰至尊上蔡重祿非布衣將以上存亡安爲丞相封也爲通臣侯
子孫皆至職而巳矣君其勿復言高而覩歸方聖人遷下徒之無
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志焉君何身死之晚斯曰殺吾親戚晉
權命懸於胡亥高齊桓兄弟爭位何逆計宗廟有不血食
易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臣之逆天即長有不封侯食
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臣之逆天即長有不封侯食
斯猶人者安足爲謀高曰君聽臣之逆計宗廟有不封侯食
世稱孤垂淚而息嗟乎禍及遺子孫足既以爲不寒心死斯安乃
仰天命歎垂淚而息嗟乎禍及遺子孫足既以爲不寒心死斯安乃
託命於斯始乃聽高相與謀詐括地志皇詔丞相臺在立
子胡亥爲太是子始乃聽高相與謀詐括地志皇詔丞相臺在立
邪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鄉縣東北二十里
在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鄉縣東北二十里又云鄉縣東北二十里
斯子由遂廣三等兵使者吳案三等相略謂去弗能三禁公章
邯己破令盜容以書對曰夫恐賢主者且能全所道而行督二
位如意欲求盜容以書對曰夫恐賢主者且能全所道而行督二
世意欲求盜容以書對曰夫恐賢主者且能全所道而行督二
責之術者定也督責之義則天不敢賢場以莫敢不主矣此
臣主之術者定也督責之義則天不敢賢場以莫敢不主矣此
場之術者定也督責之義則天不敢賢場以莫敢不主矣此
行任以術者定也督責之義則天不敢賢場以莫敢不主矣此

春軍年都至姊光與病此以邪以用督日二加則所所天
光遣小尉長子少侍弟文斯說補其責成世也則所所天
薨詔心光安貴兒者也同極廢主忠矣積曰書道無不則國主
諡封謹祿任幸女衛父霍中者漢被庶諸侯死已察昨其本乃欲順苟合嚴威酷刑務聽明高
曰光慎夫爲爲子兒孺河書五刑侯死已察昨其本乃欲順苟合嚴威酷刑務聽明高
宣爲未夫爲爲子兒孺河書五刑侯死已察昨其本乃欲順苟合嚴威酷刑務聽明高
成博嘗出耶稟得通平光傳人云霍以光縣字乃諫與爭不議之末乎義人與
侯陸有則稍騎將於生去病也霍以光縣字乃諫與爭不議之末乎義人與
始侯過奉還軍擊侍奴道爲孺吏畢歸家娶婦后生
元光後車諸曹侍中奴道爲孺吏畢歸家娶婦后生
之乘元入侍中奴道爲孺吏畢歸家娶婦后生
初政二侍中奴道爲孺吏畢歸家娶婦后生
治前年左去道爲孺吏畢歸家娶婦后生
平後以右病出河東酒將奉光西
本二光出入死河東酒將奉光西
作十爲入死河東酒將奉光西
始年大禁闕爲光酒將奉光西
六地司馬二大十將餘車西
之節馬二大十將餘車西
詔二大十將餘車西
音年將餘車西

義始出六世之詔宋吳本天作復始六之始元之校治司馬云李始本
六之詔其舊按今治平本義六之集詔六皆證此格覽改
世字非然始六世平本始六可通天復本初始元之
初當是顯舊本如六世錄義不形近易誤詔初上形微
同初字漫是逮宋吳所據校書者見初刻爲近古錢於六亦
隨增世字是逮宋吳所據校書者見初刻爲近古錢於六亦
今治平之本無復去字世者監是本後校者又據吳所據亦
改之弘溫公以爲李本始亦李世不知此乃訂治平刻之
誤非耳範舊本有然天復本亦李世不知此乃訂治平刻之
元即位則始元之初者謂年昭之七年八月也改是年爲元
光傳云多征和二年時太子爲龍所敗而燕王且有陵
王胥皆多過失是時太子爲龍所敗而燕王且有陵
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朝諸侯以重賜光後社
稷二年春上黃門畫者周公負成王朝侯以重賜光後社
元嗣者上春日君未五詐前畫意邪立少子問行有公不諱
當嗣者上春日君未五詐前畫意邪立少子問行有公不諱
武崩太子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帝百年姓充實四夷
決於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帝百年姓充實四夷

王	王	用	在	傳	教	子	長	是	森	書	上	為	昭	見	為	月	與	光	子	鳳	賓
不	舍	光	羣	云	光	事	公	是	森	書	言	官	為	昭	見	為	月	與	光	子	鳳
可	伯	內	臣	元	威	發	主	書	臣	變	光	榮	國	帝	又	立	帝	與	子	鳳	
以	邑	不	議	平	震	覺	置	詐	也	書	專	安	興	兄	不	為	相	左	騎	年	
承	考	自	所	元	海	光	酒	而	奏	權	及	伐	懷	長	封	后	榮	軍	軍	九	
宗	立	安	立	年	內	盡	請	上	帝	自	弘	其	怨	主	光	公	因	榮	安	月	
廟	武	耶	威	昭	處	誅	光	書	不	恣	羊	功	望	大	不	主	帝	結	御	上	
言	王	有	持	帝	廢	榮	伏	者	肯	疑	皆	欲	及	以	許	內	姊	婚	史	郭	
合	唯	上	廣	崩	興	安	兵	果	下	有	與	為	御	是	又	行	鄂	相	大	官	
光	在	書	陵	亡	之	弘	格	亡	有	非	燕	子	史	怨	為	不	邑	親	夫	之	
意	所	言	王	嗣	分	羊	殺	自	詔	常	王	弟	大	光	外	修	蓋	光	桑	者	
光	宜	周	王	武	世	外	之	是	召	臣	且	得	夫	而	人	近	主	長	弘	說	
以	雖	太	本	帝	德	人	因	榮	大	且	通	官	桑	榮	求	幸	內	女	羊	文	
其	廢	王	以	六	堂	宗	廢	等	將	願	謀	亦	弘	安	光	河	安	為	皆	推	
書	長	廢	行	男	本	族	帶	不	軍	歸	詐	怨	羊	亦	祿	閭	女	榮	謀	匹	
視	立	太	失	獨	廢	燕	迎	敢	光	符	令	恨	建	慙	大	丁	後	子	反	也	
丞	少	伯	道	有	興	王	立	復	入	麗	人	光	造	燕	夫	外	宮	安	伏	昭	
相	可	立	先	廣	作	蓋	燕	言	上	入	為	於	酒	王	欲	人	為	妻	上	帶	
敵	也	王	帝	陵	興	主	王	迺	日	宿	燕	是	權	且	令	榮	僂	有	光	紀	
等	廣	季	所	王	廢	皆	為	謀	朕	衛	王	蓋	鹽	自	得	安	仔	女	傳	云	
卽	陵	文	不	得	光	自	天	令	知	察	上	主	鐵	以	召	欲	數	年	云	榮	

日承至皇太后詔迎昌光邑王賀獨以武所親故吏大司農
也既年延賢而立軍光曰國柱石欲如於是古嘗有將不建
田延更還相殷廢太甲以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列軍中若
年曰伊尹漢之伊尹也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侯軍若
能行此亦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議者皆曰萬姓之命在
二千石唯大夫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命昌在
於將軍唯大夫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命昌在
羣臣不以可上殿召昌狀伏聽詔光與羣臣未承明殿
王荒淫迷惑甚恐危社稷亂天下制安度臣等數進諫不
變更日以益甚帝王禮誼天下不制安度臣等數進諫不
不可承天序奉祖廟天子萬姓當廢七人雖亡道不可
光令王起拜受詔曰宗廟天子萬姓當廢七人雖亡道不可
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天子萬姓當廢七人雖亡道不可
其下奉皇太后詔廢安天子萬姓當廢七人雖亡道不可
后詔歸賀昌賜湯沐邑號千戶光會丞相以昌下邱脫
所立近親唯昌有衛太子沐邑號千戶光會丞相以昌下邱脫
焉光遂復與丞相等上奏迎會孫封陽武侯已而
光奉上帝蠶相調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堂侯已而
難矣哉皇司馬論語會堂子勇曰堂此乎皆張霍也難與社稷
事人難能按論語會堂子勇曰堂此乎皆張霍也難與社稷

王形	傳司	光疑	也晉	論爲	繫丸	附毒	貴疾	皇后	卽也	仁矣
仆於	贊馬	以東	顏灼	光之	詔以	子藥	之顯	后元	本按	蔭皇
上主	曰云	爲罔	注注	傳無	飲飲	膏去	婦因	當帝	子法	人疏
官受	霍光	後氏	云引	云令	効皇	入也	人生	娠母	雲言	上引
因權	光知	妻無	漢初	更不	道崩	長成	免心	病也	乃此	也江
權制	以妻	光子	語云	急衍	顯後	定君	乳辟	女霍	古文	然熙
敵託	結顯	後一	子云	幸光	恐有	宮即	大左	醫光	義正	江云
以任	疑爲	禹女	都東	監驚	事人	皇得	故右	淳夫	也用	熙堂
成漢	內邪	奉爲	名氏	奴鄂	急上	免皇	十謂	于顯	至論	之堂
其室	侍謀	其上	周亡	馮默	即書	身後	死衍	者欲	顯語	意德
忠之	於隱	母官	氏顯	子然	以告	後矣	一曰	將霍	不明	是字
處寄	階蔽	爲安	校以	都不	狀諸	衍衍	生將	氏其	終以	子廣
履當	闕不	太之	補婢	及應	具語	取良	今軍	所小	矣難	張也
置之	之言	夫妻	云代	顯其	語侍	附久	后愛	愛女	者爲	仁仁
際擁	問忠	人顯	竊立	寐後	光疾	子曰	當小	當道	外難	勝行
臨幼	確不	遂生	情與	居奏	因無	并願	免文	入無	戚能	於之
大君	乘矣	所霍	事馮	與上	曰狀	合盡	身成	宮從	傳之	人極
節擢	志按	欲禹	推殷	子署	既者	大力	可君	侍明	孝宜	故也
而燕	誼光	也故	之姦	都衍	失皆	醫即	因欲	皇年	許江	難難
				亂勿	計收	大擣	后許	皇說	竝竝	

不可奪遂匡國家定社稷擁立宣光爲師保雖周
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開於大陰妻邪謀立
女爲后滿語意全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弘宗族
誅夷哀哉語絕秦王解所始用事以實乖文義司馬
斯以留客爲絕而解所始用事以實乖文義司馬
因上書留客爲絕而解所始用事以實乖文義司馬
其旨之書按斯爲宰相按世德堂本字相下皆非忠直也
督責之書按斯爲宰相按世德堂本字相下皆非忠直也
按世德堂本無也字注漢大將軍霍光按錢本無漢
字世德堂本無也字注漢大將軍霍光按錢本無漢
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驚欲自發舉不討賊按光傳
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驚欲自發舉不討賊按光傳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

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注馮唐

所知魏尙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

耳非平談也德注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曰罪不

孥注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注出宮人嫁之令

無怨曠館不新〔注〕仍舊制也陵不墳〔注〕葬於霸陵因山

不起墳〔注〕謂馮唐折面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云馮唐者其大

父趙文人帝父〔注〕徒過代漢興曰徒父安陵唐自為耶家為安在唐署長事

文對賢文戰於吾鹿下今吾尚飯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將李

齊賢戰於吾鹿下今吾尚飯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將李

實對賢戰於吾鹿下今吾尚飯食監高祛數為言趙將李

對曰善尚李如臣頗李故代之相善趙也臣大齊在趙為時人官

卒將善尚李如臣頗李故代之相善趙也臣大齊在趙為時人官

廉上頗李牧頗李為吾人豈憂而奴哉唐曰嗟乎吾陛下不雖得

相如頗李牧頗李為吾人豈憂而奴哉唐曰嗟乎吾陛下不雖得

頗如頗李牧頗李為吾人豈憂而奴哉唐曰嗟乎吾陛下不雖得

燕軍於鄆遂圍燕而割五城語和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邯軍自鄆十萬之衆遂降秦悉抗之以明秦將廉頗

括軍敗數萬之衆遂降秦悉抗之以明秦將廉頗

服君趙奢之子括為將秦之敗趙言曰秦之固所惡獨畏秦

挑戰廉頗不肯趙攻秦之敗趙言曰秦之固所惡獨畏秦

平趙廉頗將攻秦之敗趙言曰秦之固所惡獨畏秦

諸侯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為秦上卿以兵相聞長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陽晉也趙惠文王十六年頗

頗如頗李牧頗李為吾人豈憂而奴哉唐曰嗟乎吾陛下不雖得

王立使樂乘代之魏廉頗能用趙攻樂乘於秦走廉頗復得
魏之大使梁久代之魏廉頗在用趙使人使數困於秦兵思復老
廉頗召楚聞廉頗復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楚將無
功曰我也常居代厲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約曰匈奴即
良將也常居代厲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約曰匈奴即
入盜以急李牧收保敢捕兵者以是數將亦亡失然
匈奴以急李牧收保敢捕兵者以是數將亦亡失然
出戰李牧出戰如故趙王怒多邊使得人田代將復請匈奴日
王必用臣無所利乃敢奉令許之李牧復請匈奴日
一戰於五乃具選者十萬人悉習戰大縱畜牧千匹
金之五乃具選者十萬人悉習戰大縱畜牧千匹
滿野匈奴小入牧者北勝以千翼擊之破于匈奴大
率衆來入牧者北勝以千翼擊之破于匈奴大
十餘萬不騎減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于趙使走其後十餘
歲匈奴敢減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于趙使走其後十餘
拔武遂方安城破秦軍封李牧爲安君居三年秦軍攻擊
秦軍於遂方安城破秦軍封李牧爲安君居三年秦軍攻擊
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爲反開言李牧欲七年秦使乃
攻趙李牧擊破秦軍南爲反開言李牧欲七年秦使乃

趙葱及齊將三聚王代李牧遂滅趙彼不受命趙使唐微捕得
李牧斬之復問唐曰公何知吾不地都能尉廉頗李牧也寇
當是乃卒復問唐曰公何知吾不地都能尉廉頗李牧也寇
唐對曰臣聞古王者將之也軍踬而推穀曰闔於內外
者寡人制之聞竊外者將之也軍踬而推穀曰闔於內外
歸而塞虜會一臣聞竊外者將之也軍踬而推穀曰闔於內外
中差六級陛下一臣聞竊外者將之也軍踬而推穀曰闔於內外
虜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其罰是作之日馮唐持節下
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其罰是作之日馮唐持節下
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
國車士親屈帝尊信亞夫軍者世德堂本信尉有郡
字義如信亞道而信司馬云信與不爲同按五百身將
信道也如信亞道而信司馬云信與不爲同按五百身將
信疑親屈帝尊信亞道而信司馬云信與不爲同按五百身將
家云絳侯卒子勝之本亦侯作誦後人人改之耳絳侯世
勃子賢者大河內守亞夫封爲絳侯國除文帝乃侯擇勃
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文上祝茲後
侯徐厲爲將軍棘門內守亞夫封爲絳侯國除文帝乃侯擇勃
以備胡上將軍至棘門直馳入夫將軍文上祝茲後
已而細柳入軍先驅曰天被甲且至軍門尉曰將軍子
先驅而細柳入軍先驅曰天被甲且至軍門尉曰將軍子

入曰軍是中聞將軍使令持不聞詔天子軍之詔居無何軍上亞又不得
言閉壁是門乃士吏謂徐行至營將亞夫持兵不日
驪馳於士敬不勞將請以軍禮而見去子爲軍動容式皆驚文人
介謝皇帝不勞將請以軍禮而見去子爲軍動容式皆驚文人
稱曰嗟乎此將軍也亞夫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矣夫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月餘三年軍收孛乃相拜亞夫爲中尉引罪不稱孝子也本紀
云元除罪竝坐其家律令集中解引罪不稱孝子也本紀
法崩遺詔歸夫坐其家律令集中解引罪不稱孝子也本紀
人良紀又云子景元使少凡七輩皆遺人下家重紀有美云
類也紀又云子景元使少凡七輩皆遺人下家重紀有美云
孛不誅無罪出美人重絕之世宮室苑囿新者紀御又
云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利之當欲作臺召室匠計恐
無所益有不便輒弛以家之產吾先帝臺室常計恐
直百金以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先帝臺室常計恐
羞何民遺臺爲霸陵不墳者紀又云治所陵改治填川
省母煩民遺臺爲霸陵不墳者紀又云治所陵改治填川
武爲復土將軍應復音伏謂穿壙出不土起棺而下填川
不遇絕也索隱云復音伏謂穿壙出不土起棺而下填川

即堂以本為墳此故注云復土葬於還陵也按治平馮唐至談也按世

錢本改世德堂日本亦作霸水經注志京兆尹霸陵故芷

陽文帝更名莽曰水章也西故芷陽矣霸水又左合芷

漣水歷白鹿原東即霸上漢文帝葬其史記秦陵上

有安東南三十里在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注陳餘張耳曰光初注有始無終竇

灌曰凶終注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

竝皆罹禍而交曰義問餘耳曰光初者史記張耳陳餘

列傳云張耳黃令陳餘亦大梁人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事張耳陳餘兩人相與涉陳涉起願奇兵北略趙萬

地於陳餘王以故善陳武臣王將軍略趙地以護軍

下者三陳而王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乃說武臣曰陳王起

陳十餘城獨大介居河張北不爲王無丞以填之武臣遂立爲張耳陳
不說西兵而北使韓廣略燕南李良略常山張廣略上黨李良
已定常山還報趙王鄆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立井
陘未扶義乃還之邯鄲竟殺武臣原騷客有說張耳塞立井
趙後兵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良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
良進擊陳餘陳餘敗李良走歸邯鄲信都李
至邯鄲徙其民陳餘內北收其常兵張耳與趙人軍走鹿
鉅鹿城王離困之陳餘北收其常兵張耳與趙人軍走鹿
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城中原秦道少張耳數使離人召離兵食
多急攻鉅鹿鹿南棘城中原秦道少張耳數使離人召離兵食
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前數月張耳餘大怒怨陳
餘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救來皆不敢擊陳
秦項羽數絕章邯是趙甬道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於滎陽是趙甬道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耳與陳餘相見責讓乃佩印肯其救趙下陳餘怒乃脫解
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乃佩印肯其救趙下陳餘怒乃脫解
下所善數百人信之張耳澤中獵由侯入關漢元年遂有
郤趙王歇復居之張耳澤中獵由侯入關漢元年遂有
月項羽立諸侯趙王張耳雅爲游人多爲治信都信都亦更名數
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雅爲游人多爲治信都信都亦更名數

幸年	建始	破宗	吳列	漢陘	覺造	漢國	王謁	兵策	與封	羽襄
數魏	元者	封室	相傳	五斬	張陳	殺留	於漢	從昨	餘之	以國
言其	元孝	嬰諸	病云	年陳	耳餘	張傳	代王	陳楚	而徙	陳陳
事武	年景	為資	免魏	張餘	不陳	耳趙	復漢	餘陳	等也	餘不
多安	以后	魏毋	孝其	耳抵	死餘	乃王	為王	陳餘	今王	客多
效以	魏同	其侯	景初	水即	即乃	從漢	趙厚	餘乃	張耳	從入
天侯	其弟	侯諸	資嬰	上為	背遺	於二	王遇	因使	耳王	說關
下家	侯也	弟游	即嬰	追殺	漢助	是年	趙之	悉說	王代	羽其
吏居	為也	士乃	位者	景殺	趙三	東擊	王德	三縣	餘耳	曰在
士武	丞景	拜賓	為孝	王寶	年漢	求楚	陳已	兵請	獨侯	陳南
趨安	相景	客嬰	事後	灌嬰	遣之	人使	餘敗	饗以	此國	餘張
勢雖	武崩	爭為	從兄	曰嬰	張敗	類使	立張	常南	項陳	皮張
利不	安太	歸大	景子	凶國	耳於	於張	以耳	山皮	項陳	即耳
者任	侯子	魏將	三子	終漢	與彭	耳者	為皆	土為	羽餘	以一
皆職	為立	其軍	年也	者立	韓城	者欲	代復	張扞	不愈	南體
去以	太封	侯七	吳孝	魏耳	信西	斬與	王收	耳蔽	平益	皮有
魏其	及為	武國	楚文	其武	擊陳	之俱	陳趙	張田	及怒	旁功
歸后	建武	安兵	反時	武為	破餘	持陳	餘地	耳榮	齊日	於三
武故	元安	侯已	上嬰	安趙	趙亦	其餘	不迎	敗乃	王張	縣趙
安親	二侯	田盡	察為	侯王	井復	頭曰	之趙	走遣	田耳	以項

建元六年不用太勢諸崩武稍安侯而爲丞相魏其將軍獨
后益疏不其口默景時至代相太剛直使年上初軍位徒
不夫者頴陰人也孝景時入爲太僕二使士不爲相數
夫爲淮陽太守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年上初軍位徒
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年上初軍位徒
貴戚諸賤尤勢益與鈞不衆禮必寵陵之使士不爲相數
左愈貧賤尤勢益與鈞不衆禮必寵陵之使士不爲相數
多之猶夫不累喜數千好任俠日然十諾百人所與池通無非
傑大猾家不累喜數千好任俠日然十諾百人所與池通無非
賓客爲權不利橫於後棄川之及魏其侯失勢亦倚通灌夫
繩批根生不慕之穎川者灌夫亦倚通灌夫而通灌夫引
宗室恨相名高兩人也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然相在顧
無厭與民苦言之賓客居闕亦俱解承事爲燕王淮南
橫甚與民苦言之賓客居闕亦俱解承事爲燕王淮南
夫敬人繁居太室後遂召其列侯宗室皆分逐捕安諸灌夫
不敬人繁居太室後遂召其列侯宗室皆分逐捕安諸灌夫
皆得棄市不罪魏以其銳身論上救灌夫景時魏其常受遺
詔曰事有罪魏以其銳身論上救灌夫景時魏其常受遺
魏其乃行使無遺詔上書獨藏魏其復家丞封書奏上而案
尙書大行無遺詔上書獨藏魏其復家丞封書奏上而案

矯先帝詔罪不當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
聞即患病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
治病議定不城死司馬云寶嬰灌夫之交雖不與其初然
晦論棄市渭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注
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注
有始無終按張耳陳餘非天相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
稱賢者其客廡役莫非天相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
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
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
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即其義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注食僞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

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注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

義注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

義注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

程嬰杵臼兼乎信義者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

蹈義則未也問信曰不食其言者公羊傳僖公篇晉里

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

也何不以食言賢者也何賢乎荀之息而荀消息亡之謂不荀食其言左矣傳解
詰云公簡子九年作亂初獻獻公公使荀里克傅平鄭齊公納疾文召公之故
以三公簡子九年作亂初獻獻公公使荀里克傅平鄭齊公納疾文召公之故
曰以肱是藐力諸孤之尊以忠夫其濟君之何靈也濟則臣死
其股肱是藐力諸孤之尊以忠夫其濟君之何靈也濟則臣死
往繼事公曰何謂忠貞也對曰公家將利奚無不爲忠也
三怨將秦晉輔與之先君將何如荀利奚無不爲忠也
無益也荀叔晉輔與之先君將何如荀利奚無不爲忠也
愛身而無益人也將焉言且里人克欲善誰不復言克曰我
欲無貳而能謂人也將焉言且里人克欲善誰不復言克曰我
殺之荀子立公葬也荀息將一死之里人克曰殺不齊子立卓卓于朝而
輔之荀子立公葬也荀息將一死之里人克曰殺不齊子立卓卓于朝而
荀息之死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立其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死謂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生謂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謂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子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不謂荀子也荀注云荀叔荀息也國公奚愛齊之卓子欲者
愧慮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對曰不使可與謀退弑生奚者

齊荀息立卓子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景公謂三年食
其言矣趙朔趙盾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
大宮殺趙朔趙盾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
下宮殺趙朔趙盾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趙盾之子
人程有遺腹胡不宮程匿嬰趙朔客之曰婦有遺腹胡不
姊妹程有遺腹胡不宮程匿嬰趙朔客之曰婦有遺腹胡不
奉之曰即立孤也吾死徐執死難耳程居無何而死易朔
杵白曰趙二氏先君取他子厚嬰兒強爲之衣者吾爲其
先死乃趙二氏先君取他子厚嬰兒強爲之衣者吾爲其
嬰出告趙謂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
金吾告趙謂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
杵白趙殺杵孤與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將處諸孤
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將與俱匿山孤程誰能與我係
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盾復與武匿田宮中趙盾名曰
武於是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匿田宮中趙盾名曰
冠爲成人程嬰死乃我思立趙盾後武田宮中趙盾名曰
能死成人程嬰死乃我思立趙盾後武田宮中趙盾名曰
人復故三位我將報趙思立趙盾後武田宮中趙盾名曰
服齊衰三位我將報趙思立趙盾後武田宮中趙盾名曰
穉公之側者年爲祭趙思立趙盾後武田宮中趙盾名曰
藏首在到切或如字按所引漢見劉向傳左傳文公家

於口者而復入之無言而踐則言如未言猶取之既出於
異之偽言故以爾雅此條爲之僞孫炎云爲之義因通食也最爲
得訓孟治則大真穿者言不失其信者必矣惟義所至誰
而按孟治則大真穿者言不失其信者必矣惟義所至誰
得章指云言其大人雖可行其信者必矣惟義所至誰
也然則不食言雖可行其信者必矣惟義所至誰
又問於公孫得也注若程嬰至未也司馬云程嬰自
殺以報公孫杵白向以爲過恐亦未也司馬云程嬰自
節士過矣此温公孫杵白向以爲過恐亦未也司馬云程嬰自
報亦過矣此温公孫杵白向以爲過恐亦未也司馬云程嬰自
氏不以爲人之正遇禍終始不吝明故略之難賢之然解
爲不日者不以爲人之正遇禍終始不吝明故略之難賢之然解
此故弘食言以爲信世德堂本必執可謂重言之也信
可謂重食言以爲信世德堂本必執可謂重言之也信

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注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

既立購之千金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爲之

明哲不爲也注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

急雖明哲之如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

〔注〕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樂布布列傳焉云季爲也者楚史記季布

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

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與其家僮周氏

周氏酒鬻所賣之朱家置心柳是季布酒與買而置之田

誠其子田事聽此季奴必與同食而求酒乘車之洛

陽見汝陰侯滕公曰此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車之

曰布數爲項羽曰賢者也故曰臣各得之其主用君視

季布何如項也曰賢者也故曰臣各得之其主用君視

爲項籍用職一耳何氏臣可下誅耶今且得之其主用君視

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不廣也且得之其主用君視

而漢求國此急伍子胥所以北走荆卽南走越耳君忌壯士

以資敵國此急伍子胥所以北走荆卽南走越耳君忌壯士

所爲許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酒俠意布當是時其

諸公皆多季布能擢剛柔朱家亦酒俠意布當是時其

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以將此名聞當世季

守孝文時使人有難近至留邱一文月見罷布辭之史官大夫史

有言其勇使人有難近至留邱一文月見罷布辭之史官大夫史

七
一
三

公曰以項羽壯士氣然而被季刑戮以爲人願於楚而不身死何軍下也
者數矣可謂壯士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而足自故
彼必自負其材者受辱復之耳此布忍則說焉謂
終爲漢名將賢者無復可云於此布忍則說焉謂
受辱而不敢也其計畫出焉可云於此布忍則說焉謂
下依司馬讀爲季布似勇失其義可爲奴安忍如
亦依音義讀爲說似勇失其義可爲奴安忍如
言以札焉可也三讀爲邪文則句末也德字於義亦同蓋
既寫遂刪也爲三讀爲邪文則句末也德字於義亦同蓋
傳言殺身以成其信者不章事合乎宜則忍義而復
問言殺身以成其信者不章事合乎宜則忍義而復
待用者亦賢者之惜其死耶有所爲之明哲不爲也
司馬云有才自惜其死耶有所爲之明哲不爲也
爲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爲也
如終項仕焉故避者司馬云其明哲不爲也
輔而早去若終仕羽敗當復安所避之終項仕焉故避者
堂本不終去若終仕羽敗當復安所避之終項仕焉故避者
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溫公義言能忍辱生者乃無所不
此未得楊旨當以此溫公義言能忍辱生者乃無所不
至按論語文此引之者謂布知羽之不
亦悉失之過然此文者謂布知羽之不

愚失弘範引此
爲說似亦未當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注顏
淵箠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
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
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
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
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
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
哉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倍朱家
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注相如申理於

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樂布爲梁大夫奉使高祖
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
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
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
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
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媿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
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

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

黔婁者音義黔婁其廉切又音琴列女傳賢明

云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

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

下枕壑席憂縵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

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

有餘時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不能同乃至

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

子之曰曰先嗟生呼生先時生食之終充也何衣以不爲蓋謚其死則曰以康爲斂旁曾
無其酒肉生昔先得生其美死欲授之政樂于相而諡不爲康
乎有餘貴也先君嘗賜之粟三鍾安天生而卑位不是有
是富也賤亦忻者甘天之下仁味安下義而得求斯婦王得義
戚于貧不亦忻乎會子富唯斯人而仁有求斯婦王得義
圓補注云黔婁宜乎會子富唯斯人而仁有求斯婦王得義
陽雜詩李注黔婁宜乎會子富唯斯人而仁有求斯婦王得義
是先生亦齊人此商作山魯四顯白耳四皓也詳後書通說
貌從頁從齊會人意云本始三歷年封侯古書通說作皓顯章
玄者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玄成字少翁
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玄成字少翁
以父任爲郡太守初玄成少好學父常業丞以經擢爲諫諸
夫遷大任河都尉初玄成少好學父常業丞以經擢爲諫諸
陵不邑煩劇多罪過父弘竟坐宗廟故勅罪自決弘室懷
謙賢當爲後賢病過弘竟坐宗廟故勅罪自決弘室懷
問賢當爲後賢病過弘竟坐宗廟故勅罪自決弘室懷
議矯賢當爲後賢病過弘竟坐宗廟故勅罪自決弘室懷
喪又言當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臥便利
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臥便利

多鴻疑臚奏狀章下丞兄御史案驗史玄遂以素玄有名實不病夫
奏之有詔勿太勃引拜弘太山都尉已遷東海太守及元帝以
玄成爲河成丞少府選爲太子太傅守正史大夫及光賢中
卽于定國爲丞少府選爲太子太傅守正史大夫及光賢中
而文定國爲丞少府選爲太子太傅守正史大夫及光賢中
作章玄采成按司馬昭云李宋吳本無成侯字明舊本玄皆作復
玄復成本則有成據卽乃溫公集所增也困學紀聞者諸韓子非亦
詭使名重厚自矜後謂淡書馬援傳章廣漢子傳注云長
者有俠信也闕也如中說見上廉頗者世如德列傳云長
仲按當作者也當相如說廉頗者世如德列傳云長
相如者趙人昭也聞趙之使者遺趙王舍人以惡文王城時
易璧趙大王喜相是遂遣相如秦無意償趙入秦如奉璧秦
王指王大喜相是遂遣相如秦無意償趙入秦如奉璧秦
請也趙王王送璧相如秦無意償趙入秦如奉璧秦
傳寶也趙王王送璧相如秦無意償趙入秦如奉璧秦
其設從九賓衣於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相齋戒五日使

叱諫廉相戰拜趙請願擊刃秦秦鼓瑟從告畢予介趙後
之請頗如之爲亦以秦之秦王王瑟秦秦趙禮趙之故引
辱辭爭必大上盛秦之相如曰以湖御王王飲欲歸趙使令趙
其去列辱功卿設之羣如相如五相相史飲與之豈至人使
羣瀾相如相而位兵咸臣願如相如步娛如前酒與之敢趙持者
臣相如出如相藹在陽曰召張之樂前書酣曰曰爲如璧立歸相
獨如固望聞如頗秦趙以御叱相怒王趙某寡好既而奉璧至相
廉止見不徒之秦王不誓秦動王竟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將之廉肯與舌頗既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軍曰頰與口廉動王竟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哉夫引會爲日既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願以車每爲日既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念王匿時而爲日既酒歸終不壽秦王爲不矣
之之於常位趙將以能藹相如趙王爲不矣
疆威是稱居將以能藹相如趙王爲不矣
秦而舍病我相如勝如趙王爲不矣
所如相欲我城功於亦王爲不矣
以廷與與見野大趙曰擊一欲

乃怒而泣使者弗見案賁楚王齊趙韓安國時自關以東皆
公從西鄉梁王念太人將兵擊卻吳侯楚亂故兵不泣敢
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侯楚亂故兵不泣敢
西而卒破亡梁王之思也今太后告王苛禮為子望
王梁王恐日夜涕泣也長公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喜
為臣忠而帝太后弗恤心乃大解而公免冠謝太后曰
曰為臣忠而帝太后弗恤心乃大解而公免冠謝太后曰
能相安教乃可直千餘金悉由見此顯建厚賜之六年
更賜安國乃可直千餘金悉由見此顯建厚賜之六年
史大夫或以元朔二年中卒德堂或曰其事以蠶為上
文語吳注也又注一釋至道世德賢堂皆本誤釋曰以
以爲吳注也又注一釋至道世德賢堂皆本誤釋曰以
聞引王介甫云出乎顏淵作坐至世德賢堂皆本誤釋曰
人矣王注相如中理於秦王則按世人矣堂出乎仲成則
義在史記按世作其後誤金此後注而乃持無金兄還
按世德堂堂本乃作其後誤金此後注而乃持無金兄還
史記漢書惟言安國爲梁使國長公去主官云往無稱安
史記漢書惟言安國爲梁使國長公去主官云往無稱安
去官陰當有不安令王語然法弘言以安國必別有據也
去官陰當有不安令王語然法弘言以安國必別有據也

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

丙大夫之不伐善〔注〕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與

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日磾

爲人謹慎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

密重慎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

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

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

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注〕貳師

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

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

到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

廩犧爲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

殺傅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忠臣自得厚知

於上也石太僕出上對者萬石張叔列傳云萬石君少

慶爲太僕御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元鼎五年卒諡

六馬慶爲丞相封爲侯易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

詔以慶爲丞相封爲侯易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

爲恬慶爲大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奏元二掌馬按表不

著石侯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奏元二掌馬按表不

太僕當在建元三年爲燕相至六年也金將有太僕賀則漢書

金日磾傳云金日磾字倫叔沒入匈奴屠門馬也武

帝元狩中與母關氏弟倫叔沒入匈奴屠門馬也武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夫又肥好上奇焉拜爲過監遷

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親未嘗有過失上

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則弟乘入侍左右初莽宮何

與江充相善及充累敗何羅兄弟懼及上幸東箱上

羅矯夜出發兵明且欲未起何羅刃從東箱上

見日燄色變走趨臥內欲未起何羅刃從東箱上

享是著不忠孝節上日欲未起何羅刃從東箱上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日欲未起何羅刃從東箱上

及使上病屬霍光以是輔少主光讓初日帝遣詔以臣討外國人
且使匈奴經漢於侯日授印綬一不封主敬侯贊病
羅大功將軍光封侯日授印綬一不封主敬侯贊病
困大金日碑爽傳國後嗣虜漢廷而七世內侍何忠盛信自
曰勒功上碑爽傳國後嗣虜漢廷而七世內侍何忠盛信自
著以休屠反作金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周顏注官云
本音丁奚反百官卿表云前後左右將軍丞相志衛注官云
碑因漢儀云不常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丞百官志衛注官云
蔡質之漢儀云不常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丞百官志衛注官云
軍左元前後侍中駙馬都尉京師兵衛四將軍屯警衛按
表後元前後侍中駙馬都尉京師兵衛四將軍屯警衛按
將軍之慎者張湯為上尉湯復稍進其子安昭帝世
字子孺少父任為郎上尉湯復稍進其子安昭帝世
卽位大將軍霍光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親重之昭帝世
軍上將父霍光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親重之昭帝世
反誅之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勳復以自
副焉久之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勳復以自
安世謀立宣帝大將軍光薨後御車將光勳復以自
事曰車騎將立宣帝大將軍光薨後御車將光勳復以自
動曰車騎將立宣帝大將軍光薨後御車將光勳復以自
重臣也宜事錄其夜位以爲大將軍上策天用安世福國指家

懼不敢當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兩宮將
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
衛尉城門北元康四年薨諡曰敬侯百官卿表地節自
著外內無闕元康四年薨諡曰敬侯百官卿表地節自
三年四月戊申更爲大軍司馬勳張安世爲大卿司馬節
騎將軍七月戊申更爲大軍司馬勳張安世爲大卿司馬節
善懼丙大夫之伐善治世爲本獄史積功丙吉傳遷云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善治律令爲獄史積功丙吉傳遷云
至廷尉監坐徵失官歸州獄事帝末巫數月以起
吉以故廷尉監徵失官歸州獄事帝末巫數月以起
皇曾孫坐衛太子處元吉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徒有令
養曾孫坐衛太子處元吉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徒有令
子氣於是上遣使分夜到郡獄繫閉者輕重
切皆殺之內上者郭穰夜到郡獄繫閉者輕重
不納曰皇曾孫在亡亦寤死猶天不可況親曾孫不
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亦寤死猶天不可況親曾孫不
全者財焉給其數衣保後昌王賀長史霍光甚有恩惠
以私物焉給其數衣保後昌王賀長史霍光甚有恩惠
入爲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賀長史霍光甚有恩惠
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居郡決時大見策天少幸甚光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決時大見策天少幸甚光

其深厚不立善皇自曾孫宜遭初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人莫能及其功也上地躬親政年掖庭宮婢則上書數自陳嘗御有
大保之功臣章氏誅掖庭令恩而終不言使大者丙吉制詔狀丞上
阿保問然後知吉有恩而終不言使大者丙吉制詔狀丞上
親見博陽侯時御五史魏相與丞有恩大者丙吉制詔狀丞上
相為博陽侯時御五史魏相與丞有恩大者丙吉制詔狀丞上
曰定侯百官夫者以詔書喪美其不官言位舊上鳳三德茂焉其
相而云丙大官夫者以詔書喪美其不官言位舊上鳳三德茂焉其
御史大夫也臣失者謂武由紀太初元罪過時吉方終丞
也李師之執者漢書武由紀太初元罪過時吉方終丞
師將軍李廣利發天李廣利西征大宛人張晏入取師滅
宛城名李廣利發天李廣利西征大宛人張晏入取師滅
昌邑哀王號元軍以廣利西征大宛人張晏入取師滅
取善馬故號元軍以廣利西征大宛人張晏入取師滅
五原擊匈奴度軍居水兵將出匈奴為丞于所殺劉屈
驪傳云師將度軍居水兵將出匈奴為丞于所殺劉屈
昌邑王祖道送子如渭立橋與帝君侯長何憂屈君許諾昌
昌邑王祖道送子如渭立橋與帝君侯長何憂屈君許諾昌
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人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妻人故

以丞相數令有昌邑使王巫祠社有祝司主上案有惡言及與逆師
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祠祀有要斬東市宗族遂滅執街
道有詔載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孫濫者宜
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孫濫者宜
世德本堂二執二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濫者宜
帝紀本堂二執二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濫者宜
願發國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充國爲出兵秋將軍史大夫言
廣明爲祁連山擊匈奴後軍趙充國爲出兵秋將軍史大夫言
守田順爲祁連山擊匈奴後軍趙充國爲出兵秋將軍史大夫言
凡五將軍兵十萬騎校尉常惠持節烏孫將軍威擊
匈奴三年春正月將軍順有罪發長安自五月殺軍罷祁連
將匈奴廣明年春正月將軍順有罪發長安自五月殺軍罷祁連
連匈奴廣明年春正月將軍順有罪發長安自五月殺軍罷祁連
顏云祁音上山夷反匈奴分廣明將此山因以爲號里也
至雞冉弘等言難九級獲虜衆祁連成弘使言句
奴還者冉弘等言難九級獲虜衆祁連成弘使言句
無虜兵還上御祁史公虜在諫以爲不可更自殺擢
遂引兵還上御祁史公虜在諫以爲不可更自殺擢
公孫益壽將侍御史酷吏傳窮明字濫公注云也
帥謂盜竊將帥之任也論語小田窮明字濫公注云也
竊禮器君延壽以爲濫矣鄭注云長公亦燕人竊也徒馮陵
之愆也蕭君延壽以爲濫矣鄭注云長公亦燕人竊也徒馮陵

少爲郡文學父義持爲燕耶相中以文之謀逆也義日者死
是時大將軍霍光身強諫王所殺遷宜顯其子治示
王爲無道其言因擢延壽爲太夫東陽守行禁
天下光納其數年徙入郡守左滿東郡三歲令
有名徒穎川爲左馮翊而望之選御千餘夫侍
有斷獄大減天馮翊入守左馮翊滿東郡三歲
止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選御千餘夫侍
爲望之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選御千餘夫侍
相丙吉議并問之更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在東郡
望之因令吉問之更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在東郡
時廉延官錢散移殿門萬止望之吏掠之急自職引與總領
爲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而拘之上遣御史直東
天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而拘之上遣御史直東
郡具其事於望之舉延壽庶士皆以僭臣不道正之陳
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庶士皆以僭臣不道正之陳
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復二千石博議其罪事下公
皆以延壽願下丞相中復二千石博議其罪事下公
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官內公卿武內史周
官秦因天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置百官內公卿武內史周
元輔也翊佐更願云馮主藏穀織主養牲皆所供祭
馮元輔也翊佐更願云馮主藏穀織主養牲皆所供祭

祀也按表神爵三年東郡太守趙廣延壽爲左馮翊字子年
下獄棄市趙京兆之犯魏者趙廣漢傳云趙廣漢字子年
都敏下郡士爲吾名人舉茂材平河閼少察郡吏州從令以治廉
尤異遷大京將都尉京兆尹會昭帝崩昌邑王廢徵卽位
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帝立宣帝廣漢卽位
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選穎川太守本始二年廣漢卽位
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守將兵屬藩類將軍趙充國五
從軍還職尤善爲鉤距以事爲情好漢爲吏人彊力天
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事爲情好漢爲吏人彊力天
年計莫者爲持難壯漢終氣以見敗初廣漢所回避子彊新
市丞史逐賢去尉史客疑故子蘇賢言之士以語廣漢詣屯
使長安丞史逐賢去尉史客疑故子蘇賢言之士以語廣漢詣屯
所乏軍興捕賢父漢有詔訊服會赦有秩一覆治禹坐
要斬請逮捕賢父漢有詔訊服會赦有秩一覆治禹坐
疑其相子榮畜教甚急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大
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大
爲西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徵自
丞相門內漢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府門卒令徵自
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節三年七月丞相府門卒令徵自
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夫耶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爵

至堂明不吉堂年京更民萬除之廣筭廣伏事府丞之
受本按言常本注下兆名廣人騎下漢傅漢亭丞召相毋
降到世按教作目獄也京漢或士廣擢婢所以魏夫相其罪令
城誤德世護摩不要按兆竟言乏漢辱出驗巧魏相人制窮日正
受利堂德按吉件斬表尹坐臣軍廷大至臣詐相人日正
降酷本堂世視視按注始注三京大官縣子賊可殺不奉如廣治
都吏明本德堂嘗世金將年大官縣子賊可殺不奉如廣治
尉傳誤作名養視注有恩到絕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前云名養視注有恩到絕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死廣視注有恩到絕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喪明以不恩到絕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在祁到絕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堂連賀口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廣將淫終不人言也按注世德
明軍擊人言也按注世德
召擊人言也按注世德
其奴按注世德
寡奴按注世德
妻出世德
與塞德

殺關既出不至質引軍空處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堂本自
誤侍王吉傳顧注云凡言也婢謂相其保童羗子
之事者願氏家訓序致云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
不如此傳婢之指揮可證云而皆無實按世德堂本無
字皆

或問持滿曰扼歛〔注〕歛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

此器戒之〔集〕注治宋吳本無增補扼世同字本說文從承

今俗相承作則司馬云引器爲說治平宋吳本按李

本若無歛似又扼爲歛之益爲謬蓋傳寫者既

有扼文字則似又扼於注文當自扼云寫音厄

於正器此脫歛字又扼於文當自扼云寫音厄

此文章增扼校音義遂刪之如自扼云寫音厄
持器也說文係複提也廣雅釋詁矣持字亦扼者扼亦

讀爲說文云持傾也朱氏通訓定聲云敬側字注當作此
然則說文云持傾也朱氏通訓定聲云敬側字注當作此
在魯桓公廟者按世不重飲字者語之無扼耳荀子據訂正
此弘範以飲器釋飲世不重飲字者語之無扼耳荀子據訂正
云孔子觀於魯桓公廟者曰此蓋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飲中則中正而正覆孔子曰
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而正覆孔子曰
注水焉弟子曰挹水而飲之則中正而正覆孔子曰
喟然歎曰吁聽惡有聖知覆以者哉路曰而飲孔子曰
有道乎孔子曰吁聽惡有聖知覆以者哉路曰而飲孔子曰
讓勇力撫世子守之以明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而損之撫世子守之以明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作周廟淮南子道按魯桓公廟詩外傳及說苑敬慎並
則扼欹云南子道按魯桓公廟詩外傳及說苑敬慎並
也卽申弘
範之說

揚王孫僂葬以矯世〔注〕悼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
僂乎如矯世則葛溝尙矣〔注〕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
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尙爲之矣

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

率禮以正其俗也

揚古王孫漢書楊胡朱梅云楊此即楊王

漢書改之也音義

漢書作果切彼說云揚王孫者重文裸

時人也學黃老之術

曰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則所不致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曰業欲引脫與其養身親土其子曰

不盛忍酒往見王孫

侯與王孫親書王孫報曰

蓋聞古之葬人緣人

情也夫厚葬誠為禮於死者則越俗之

發此真與暴骸於中

野何異且夫死者終入而明物日

冥冥者形也歸者得

飾外物各其厚葬也

使歸者不遂至西京

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所兆人云

生時厚自奉養死卒

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所兆人云

禮非禮者甚於厚葬

也如矮世則葛溝而矣者苟不以

禮而惟子以矯矯世世當爲事禮則乎不當如殿葬之爲愈司馬云尙上
也言君若效古刪此語者爲注上矣何未以葬爲送之注禮事按治漢
世則莫德堂本刪此語者爲注上矣何未以葬爲送之注禮事按治漢
書按世德堂本刪此語者爲注上矣何未以葬爲送之注禮事按治漢
平之本以作葬送今刪此語者爲注上矣何未以葬爲送之注禮事按治漢
裏之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德堂本亦喪似送之禮也死則尙疑喪尸以
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德堂本亦喪似送之禮也死則尙疑喪尸以
葛投諸溝堅然喪尸何必以未德堂本亦喪似送之禮也死則尙疑喪尸以
假字周官蟠溝氏而置有揭其上道較之者似送之禮也死則尙疑喪尸以
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有揭其上道較之者似送之禮也死則尙疑喪尸以
按墨子節葬五云引會尸衣云舜領西教乎棺七寸疏置略矣榮
之御覽五節葬五云引會尸衣云舜領西教乎棺七寸疏置略矣榮
巴之帝堯之葬也窆穀木爲之葛以緘之潛夫孫論浮侯云書
云昔堯之葬也窆穀木爲之葛以緘之潛夫孫論浮侯云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通禮上棺未采棺槨則以葛束
棺乃古聖人之送死之槨也通禮上棺未采棺槨則以葛束
裏尸中未葛深緘其遺俗弘範尙此注即按此曲以尙
爲曲說殆未深考其遺俗弘範尙此注即按此曲以尙
爲猶且注之意似失其義難復尙矣此亦尙苟爲文例與此
相同彼注云秦之失刑難復尙矣此亦尙苟爲文例與此
已則上古尙葛也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注不虛美

不隱惡

問周官曰立事者藝文志之周官禮也通志藝

文略云漢曰周官此經史左記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按孫河開

獻王傳竝稱周官藝文志云周官於七略則所稱周官政之蓋

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則建周官政之法

是也若鄭衆以爲周禮尙書周官漢則紀成疏引馬融及鄭以

己斥其失矣其曰周禮尙書周官漢則紀成疏引馬融及鄭以

周官經六篇爲周禮尙書周官漢則紀成疏引馬融及鄭以

文敘錄亦云王莽與博士國師爲國始建元周官經博爲周

年九月漢書王莽與博士國師爲國始建元周官經博爲周

禮案漢書王莽與博士國師爲國始建元周官經博爲周

發得周禮以爲周禮疑在引司職爲義和以周禮然則云

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引司職爲義和以周禮然則云

仍周師以故未得其實通駁諸士蓋更歆其在漢奏周禮略殆無

疑義天然此經而在稱居攝時已更名周禮意言此篇之

作在天然此經而在稱居攝時已更名周禮意言此篇之

同政書有立所改更匡正也其者凡所行事常事也按政事注

云政書有立所改更匡正也其者凡所行事常事也按政事注

對左文氏異曰散文亦通此云立事諸侯年表序云建官政之觀
也左氏論魯君子左丘明懼其語成左氏春秋各安其意失
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其語成左氏春秋各安其意失
其真故秋考證云夫記其論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祿
左氏春秋考證云夫記其論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祿
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而丘明蓋生魯悼公之後時見夫
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虞氏者闕之曰魯君則非弟也
也曰左氏春秋與釋氏者闕之曰魯君則非弟也
故文志左氏春秋三卷也劉氏考證云太史公時所改氏也
藝文志左氏春秋三卷也劉氏考證云太史公時所改氏也
春氏傳蓋與晏子始於劉歆七略按法言此文亦稱左也
左氏傳蓋與晏子始於劉歆七略按法言此文亦稱左也
氏而稱左氏傳蓋與晏子始於劉歆七略按法言此文亦稱左也
品藻云稱左氏傳蓋與晏子始於劉歆七略按法言此文亦稱左也
平列義此用漢書偽淵非子雲述藻飾其品以庶也
品及文質之意而小變淵非子雲述藻飾其品以庶也
及實錄相對爲文自明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實錄有良
書司馬遷傳贊云自明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實錄有良
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之而實錄應助云言錄其事直實
事核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應助云言錄其事直實

按實錄者謂核實之紀錄所在其文直其事核也盛稱
官左氏漢世皆不致太廢之迹左氏親見子好惡與
之以爲周官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
聖人同買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
而列傳著於錄略然達其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
得列序著於錄略然達其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
衆儒竝出共排歆以爲非是惟歆獨識末年乃知其周
致太平之迹劉歆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
歆大好之七以爲左丘明好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
羊穀梁在七十後傳聞之與親見禮文尙書或不列
於學官哀帝立左氏春秋及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皆
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章而法言此篇
怨恨是周官左氏皆歆所力爲表章則稱爲立事
乃以二書僭諸史未嘗以列於經傳而然則子雲之於
一則爲品藻亦未嘗以列於經傳而然則子雲之於
經學士固猶是矣當

法言義疏十六

吳汪榮寶撰

淵騫卷第十一

三吳曹八侍讀元忠云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

宋祁傳之本十三卷李軌注班固言一本淵騫與重黎共作序

漢世祁傳本校重黎淵騫并李本自學行法言第一序至孝至卷

可由祁傳本校重黎淵騫并李本自學行法言第一序至孝至卷

第十卷每卷標本為一皆有注語惟淵騫後國君將相下無

士名臣黎事以其獨繁於他篇故自篇一中或然實淵

即重黎之下半題非別有之意遂不為之序弘範知此其

然故於此卷則然若論其意不數淵騫法言止十可證

實戲數引揚雄傳十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末所載可證

又行法言卷數皆為三疑失遂改二卷為三且妄造仲

尼之後迄於漢道云非子雲之真亦竝非孟堅之舊矣
 於是雄傳此文不獨合重黎澗騫共序之義至為精覈
 君直據選注此條證明法言序為十三篇似亦未協李
 然謂軌據漢世傳之本合後明言不以為一篇蓋重黎澗騫之
 本為二篇序附孝已然謂法言序無澗騫序則謂十之三
 析為數序不數
 卷為數序不數
 澗騫則非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澗騫之徒惡乎在日寢或曰澗騫曷不寢日攀龍鱗
 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淵騫之徒惡乎在者仲尼弟子列傳以顏淵騫之徒
 猶云七十子之弟其多餘也音義惡乎音鳥按七十子皆
 首故舉澗騫以其統子其餘不傳故以爲問寢者廣雅釋詁
 身通六藝而其弟彰也音義曰寢俗解寢字之義而在
 寢藏也按謂溼沒本彰在寢按此因未解寢字之義而在
 衍字司馬云溼沒本彰在寢按此因未解寢字之義而在
 安增者攀龍附鳳翼者伯夷列傳云顏淵雖為學附
 騫尾而行益顯索隱云伯夷列傳云顏淵雖為學附
 異以是揭溫公集所見本無異字此宋吳治平本異以是揭
 李本是以揭溫公集所見本無異字此宋吳治平本異以是揭

揚集之注四字占三格明是修板摺入秦校本云當作翼字不知
公者即涉上句其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也今
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異字亦非別有他字也
各本皆作異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榮按
舊監本固無異字然此或傳寫偶非必李本如舊榮按
漢書光武紀章懷太子翼字引宋吳本正文所作白異
本者同則帝紀據本有太子翼字爲引宋吳本正文所作
有之於義爲足蓋下文龍鱗鳳翼不孔及之道承異字
而言異爲風故云勃而師事鳳翼不孔及之道承異字
天言乎其子可得孔子世德堂孔作不實助之以成其名
勃者乎七其子及也而師事鳳翼不孔作不實助之以成
其寢者分不復能有成名以孔子七子源之遠
而流益分不復能有成名以孔子七子源之遠
遭際豈得與其弟有附麗以成其名以孔子七子源之遠
之遭際相提並論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

爲矣

按孟子子之於仲尼也司馬云宋吳本本學七十二子

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皆舉成數言之此亦同宋吳日本
非日聞所不聞見者聖人之言行如天道之日本

新學者得聖人而師之其進益無有已時也文章亦不足爲矣者司馬云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按謂七十子不必皆有著述傳於後世非其才有所不逮乃日有所不給亦意有所不屑也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

謨非絕德邪注是皆德之殊絕力注絕力者何秦悼武

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絕力邪注此等皆以多力舉重

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謂不可絕德小人絕力者絕

各有其不可幾及者在君子之於德父頑母厲象傲克諧

以孝者堯典云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中庸云燭燿之保之禹以功者禹貢云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左傳昭公篇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舉陶以謨者皋陶謨云曰若稽古皋陶曰微

允迪厥德謨牛者秦本紀云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云獲

任鄙扛鼎拊牛者秦本紀云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云獲

又名蕩按本紀云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是以二出歸爲

血士引下博據二注封世卞抃牛人古案以力舉族至謚
出鳥皇即謂史字此禪紀是手謂諺有文有人鳥孟大也
則獲甫其之記秦等文云也搏以曰鳥子力也獲說官本
鳥之士義崩字本肯未紉然也兩力獲自著則之是王紀
獲徒安史王蓋紀以有倒則又牛則後然因鳥任鳥與又
蓋竝帝記注作舉多殊曳九牛作擊鄙慕老此乃取獲是獲
亦背王惟云脈鼎力絕舉尤九牛卞卞卞卞卞卞卞卞卞卞卞
不歸世言陰脈云重崩解而於今者世也絕按世德一德作
得焉說秦武王舉鼎而秦死今按內論云脈弘無此所
其秦王於洛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死任於洛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任於洛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於洛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洛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陽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舉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未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周鼎白鳥起獲列傳
鼎白鳥起獲列傳
白鳥起獲列傳
鳥起獲列傳
起獲列傳
獲列傳
列傳
傳

云昭王十三年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則鄙至昭襄王時猶存弘範云此等皆以舉重死或別有所本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

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

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注或人之問勇猶衛

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若荆

子盜諸衛人謂之慶卿而之荆燕人謂之荆卿索隱云

於衛齊人有改姓慶卿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

此亦至衛而改姓慶卿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

號也又同傳云爲正義引燕太子刺秦王以君之神勇之類則大

盜耳司馬云錢比諸盜今依世德堂本勇於義而果於德

不以貧富賤死生動其心者吳云若則夫過孟賁

遠矣趙注云孟至大至剛以德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賤聞其能移威武不能與道無是謂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
乎者苟子循性惡云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仁道之所
在雖貧窮仁之亂世無富貴天知則欲與天下共
苦樂之天下不知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
上勇也注或之人至德義無之世德
堂本猶作若應之以德義無之世德

魯仲連傷而不制注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蘭

相如制而不傷注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

之務也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

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
事前亡四萬之衆於外今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也新垣衍安在吾
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乃請
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曰昔者齊湣王之欲行
天子之禮於邯鄲魯仲連之見新垣衍不果納今秦欲行

義正義云則古制字梁氏志疑云古制字作制若制音
端與制同則古制字梁氏志疑云古制字作制若制音
傳寫遂誤爲世肆志而不自適制官任職而相如見重黎
制謂其能輕世肆志而不自適制官任職而相如見重黎
疏制而舍人亦降志辱身矣司馬仲連不以富貴動
令繆賢未忘死生相如不以承上章而動其心而未忘
其心而未忘死生相如不以承上章而動其心而未忘
富貴故云然温公意以此爲承上章而動其心而未忘
然義似未確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
本作爵賞注好義崇理按世德堂本作崇禮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置幾矣哉注鳥罟謂之

罟猶人之縲繼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詞得以自免亦

已危矣史記鄒陽也彼傳云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遂及

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閒勝等忌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

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
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見出之卒爲上客太史公曰鄒陽
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
矣未信而分疑者宋云言未爲梁王所信可謂爲其所不疑

覆亦	雙王	罕之	矣云	音疑	謂悟	卒喻	長荆	臣云	稽觸	信雖
於以	繩氏	罕之	音鄭	音似	謂曲	從兩	平軻	聞爲	云機	則能
弓繩	貫鴛	罕之	音鄭	似以	也禮	吏主	之慕	忠世	疑事	以分
而貫	柔說	罕之	音鄭	以禮	大願	豈事	燕丹	無所	謗分	爲解
羅之	條文	罕之	音鄭	宋義	爭王	不哀	白之	不疑	也取	謗以
其而	張釋	罕之	音鄭	爲抗	辯執	所哉	義白	報謂	未孝	已免
項張	之例	罕之	音鄭	扞長	訟察	疑今	蝕義	信爲	信王	也固
矣之	如云	罕之	音鄭	也抗	鄭之	是是	昂白	不世	而之	陽亦
以以	弓覆	罕之	音鄭	引辭	注是	使盡	而虹	見所	分疑	初危
其機	繩車	罕之	音鄭	仲免	云書	荆忠	昭貫	疑謗	疑故	仕矣
弓機	之吾	罕之	音鄭	爲翼	分意	軻端	王日	臣楊	未曰	梁司
似上	中鄉	罕之	音鄭	不者	辯以	誠誠	疑太	常子	信未	未馬
半繫	尖謂	罕之	音鄭	諷音	皆疑	先畢	之子	以蓋	而信	爲云
輪峨	縛之	罕之	音鄭	之義	別信	生議	夫畏	爲本	致而	孝孔
故烏	兩翻	罕之	音鄭	抗抗	也對	復願	精之	然此	與分	王子
得食	竹車	罕之	音鄭	抗抗	然舉	起知	變衛	徒榮	人疑	所稱
車峨	竹不	罕之	音鄭	抗抗	則疑	而左	天先	虛按	分吳	信信
名則	之用	罕之	音鄭	抗抗	分即	燕右	地生	語鄒	謗胡	而而
機未	罔目	罕之	音鄭	抗抗	疑不	秦不	而爲	耳陽	也部	深後
注發	箕張	罕之	音鄭	抗抗	疑不	秦不	而爲	昔書	鄒部	言諫
獄竹	張以	罕之	音鄭	抗抗	疑不	秦不	而爲	者云	鄒部	以未

中出懷慨之辭按弘範讀抗如字故以爲懷慨之辭志
即抗之俗說文抗慨也又慨下云抗慨壯士不得辭志
也然抗辭字明用史公鄒陽傳贊
語意非抗慨之謂此注似失其義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

何其益乎〔注〕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子

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云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昭王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

下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客不敢以其富貴驕士

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

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者餘年魏有隱士曰

侯羸年七十貧賈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從車騎

虛左自迎夷門侯平生又進兵圍邲安釐王二十二年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
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使使告魏王曰魏
之魏攻趙且暮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必移兵先擊

以觀符常在王患之內而如侯生乃屏人能語曰嬴子聞誠晉請
之兵符常在王患之內而如侯生乃屏人能語曰嬴子聞誠晉請
如姬從其計如姬則得盜符奪晉兵符與公趙子而行西卻
秦公使客屠者子遂亥行可與鄴此魏王令士晉聽公善不
生曰臣擊之者子遂亥行可與鄴此魏王令士晉聽公善不
聽可使之屠者子遂亥行可與鄴此魏王令士晉聽公善不
符疑之欲無聽兵八萬進十斤鐵秦軍解去子遂
將晉軍得無聽兵八萬進十斤鐵秦軍解去子遂
邯鄲存趙將怒軍歸魏而獨與符客留趙十公歸秦亦
自知也使將其軍而獨與符客留趙十公歸秦亦
日魏王以兵上將伐魏王公使之與符客留趙十公歸秦亦
於河外秦王患之乃毀金斤不於魏後求晉之兵公破秦軍
子於魏王患之乃毀金斤不於魏後求晉之兵公破秦軍
將公自近再毀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
飲醇酒多知再毀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
隨云地理志趙勝者趙或曰是鄉邑又諸子中原勝虞卿列
傳云地理志趙勝者趙或曰是鄉邑又諸子中原勝虞卿列
賓客相蓋至者數千平原君武城秦之相趙邯鄲文王及孝成
王三賓客相蓋至者數千平原君武城秦之相趙邯鄲文王及孝成
君求救趙魏信陵君亦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將
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將

疾窮秦是不親歸其太子儲萬乘也立其侯以秦必重而秦王曰
無窮秦是不親歸其太子儲萬乘也立其侯以秦必重而秦王曰
令子楚計太變子衣服先楚往問者御以疾返而後圖守舍常爲
太子病遣度黃太歇已遠秦不楚追頃乃自卒齊昭王願賜爲
謝因病遣度黃太歇已遠秦不楚追頃乃自卒齊昭王願賜爲
秦因遣度黃太歇已遠秦不楚追頃乃自卒齊昭王願賜爲
有平烈原王以歇爲相封方爭中士是時齊客以相當傾趙
輔國持權春申君爲使相四年將破趙之長秦軍亦去
餘萬五十年圍邯鄲楚使相四年將破趙之長秦軍亦去
春申君二年楚侯患北秦伐魯以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
相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
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
侯兵皆敗走楚壽春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秦出兵攻諸
楚於去陳徙壽春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秦出兵攻諸
弟欲進之楚王聞其楚不烈宜子恐久無趙人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承乃進以其女弟卽君幸曰春申君知其事多失禮於
女弟謀承乃進以其女弟卽君幸曰春申君知其事多失禮於
兄弟禍且及身今妾自則知是君之誠以君之多失禮於
於楚王妾賴天有子罪乎春申君之大遂然生之子乃出李園
得執與身臨之不測王之楚罪乎春申君之大遂然生之子乃出李園
弟謹舍而身臨之不測王之楚罪乎春申君之大遂然生之子乃出李園

子李園恐春申君泄陰養死士卒李園殺春申君於棘門
春申君入棘門盡滅存中君之義云四君封之
棘門外於君遂使吏滅存中君之家正其頭
邑檢上其獲唯原竊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
是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無覲覲孔子曰天下
道政不在罰夫桓文之後大令以脩所職失微有
誅伐官罰夫桓文之後大令以脩所職失微有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令以脩所職失微有
夷至於戰國從連衡力爭張繇是列國公執命有
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
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皆以重諸侯顯名天下
掄學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於原本儒術死黨之議成
守職奉之上義廢矣按孟堅此論原本儒術死黨之議成
疏之義

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

樗里子之知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著龜〔注〕疾者樗

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善龜者有爲有行動

而問焉樗里子之知也世德堂本不知作智樗里子甘茂

列傳云樗里子者秦疾秦惠王太子之弟也樗里子甘茂

茂爲左丞相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甘茂

有天子宮夾我墓樗里子甘茂

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樗里子甘茂

央宮在其西武庫名直其樗里子甘茂

樗里索隱云樗里直樗里子甘茂

則謂然疾居南陰鄉之樗里子甘茂

堂本獨作使知國如葬樗里子甘茂

云能者其智於國傳言妄樗里子甘茂

伯彥三國名臣序贊思同樗里子甘茂

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樗里子甘茂

名語焉文注疾者至問焉樗里子甘茂

本作算策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

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與曰羊狼一也注過

猶不及兩不與也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而西傾者音義周

王也俗本或作周之傾字誤也切司馬云宋吳本索隱周

順赧王或作周本紀顯王崩子慎前紀注引梁氏志靜王

之傾赧按周本志紀顯王崩子慎前紀注引梁氏志靜王

管常據華陽國志作慎王而路史前紀注引梁氏志靜王

又作順王蓋單稱之別耳無慎字慎與通作逸周書

益法慈相備服曰順別無慎字慎與通作逸周書

傾形近赧涉下立文詳重黎疏成周紀又云慎王立六

年都之東城也自春秋至戰國東周凡三王不謂之以

後所都之東城也自春秋至戰國東周凡三王不謂之以

西周王城也謂之東周是也其敬王以後所都之

成周也公羊傳昭公之篇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周本紀

東周也其南也考東周之弟也孫也漢時王鞏也周本紀

案隱云西河也南也考東周之弟也孫也漢時王鞏也周本紀

縣成周雒陽所營之羣城是謂成周此郡宋以河南王
遷於洛陽縣東合徒成周世紀王報徒成都西正義云
與雒陽王城東徒成周十世至王報徒成都西正義云
敬王從王城東徒成周十世至王報徒成都西正義云
然則王兼舉順觀王去成周而復言之王城此傾謂王成周
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昭襄王名又本紀武王
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昭襄王名又本紀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昭襄王名又本紀武王
一武稷亦惠文子也吳云秦悼武王為惠文君名昭襄
悼武稷亦惠文子也吳云秦悼武王為惠文君名昭襄
周故曰東井本紀曰今隴西之秦文公葬於雍東滅
集解引皇甫謹云在隴西秦文公葬於雍東滅
府西和縣境此西山不當指此易隨上六王用亨于
西山又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亦岐山志右扶風美陽
山者岐山也魚氏循易章句亦地理志右扶風美陽
此即用山文西山猶云耳理岐山志右扶風美陽
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昭襄故業因遺策南取
書過秦云孝公既沒惠文昭襄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西北收君走來自歸頓首
懼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一地西北周君走來自歸頓首

受罪按不云莊襄始詐與亡周之亡在昭襄之世也孰
愈者問道云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故復發此間
周也羊秦也狼者國策云夫秦虎狼之國也羊狼然則
狼愈與者既無許周之文故更疑強勝於弱也羊狼一
也者宋云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
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壘山堙谷起臨洮擊
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注〕相助也雖盡一

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蒙恬忠而被

傳云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父蒙毅始自齊事秦昭王

官至上卿然得爲三將十萬衆北逐戎收河南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將十萬衆北逐戎收河南秦已并

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於外東延萬餘里於是蒙渡

河據陽山遠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郡是時蒙毅
恬威振匈奴始外甚尊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
位至上卿恬任外甚尊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
將相莫敢與爭焉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未就始蒙殺還十七年冬未行出始游會稽竝丘崩上北走郡令
道病使蒙殺還十七年冬未行出始游會稽竝丘崩上北走郡令
趙高乃遣使相李斯賜公子胡亥蘇蒙恬死胡蘇已死蒙
子已立復請之使聽而還報毅還至趙高因蒙恬忠計
恬疑而蒙復請之使聽而還報毅還至趙高因蒙恬忠計
欲以滅蒙氏胡亥聽而還報毅還至趙高因蒙恬忠計
周喪至蒙咸陽已葬太蒙子毅立二世於前而高已死蒙
夜段惡蒙氏胡亥聽而還報毅還至趙高因蒙恬忠計
今丞相殺卿二為世又忠遣使及其宗朕周不蒙乃賜卿死亦
幸矣遂殺之卿二為世又忠遣使及其宗朕周不蒙乃賜卿死亦
多矣積功弟毅有三大罪矣今臣將史恬曰自吾先身及至
繫其勢足先主倍恬之知宗世無二守心義而事不卒如辱此先
教以臣逆亂言內陵也恬之知宗世無二守心義而事不卒如辱此先
孽以將軍言內陵也恬之知宗世無二守心義而事不卒如辱此先
敢以將軍言內陵也恬之知宗世無二守心義而事不卒如辱此先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然太息曰行法於軍天
東城壘萬餘里其徐曰恬罪固當然太息曰行法於軍天
也乃吞藥自殺壘山埋音義別壘山七記亦作壘世
堂本壘壘也壘俗字作壘壘起臨水擊遼水者義抱壘音
文壘壘也壘俗字作壘壘起臨水擊遼水者義抱壘音
按地理志壘壘也壘俗字作壘壘起臨水擊遼水者義抱壘音

河禹貢秦西長城起在州西秦南都尉治也今屬甘肅史記
府岷州秦長城起在州西秦南都尉治也今屬甘肅史記
云屬之遼東字無義疑但各本皆誤或治平盡也刻言已
如臨洮而靈遠水志東郡起臨洮東至東塞外南盡
起秦說海行也地志遼東郡起臨洮東至東塞外南盡
安外合入海而南二百里鐵嶺按今遼西陽海自
邊外合入海而南二百里鐵嶺按今遼西陽海自
之西又南入海也周官而動治功司馬是也宋吳恬爲作
屍俞云力無不救於秦之亡以論吳本死力是也宋吳恬爲作
秦築長城無不救於秦之亡以論吳本死力是也宋吳恬爲作
餘矣故曰力不救於秦之亡以論吳本死力是也宋吳恬爲作
從謂非民之力而固非之民力未安而死者多耳大有
史公曰晉適北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築長城諸
亭障下之民未定急養傷存孤寡務修衆庶之名將之不
侯天振百姓之心未定急養傷存孤寡務修衆庶之名將之不
強諫其兄弟之遇誅亦宜乎此文寫之義忠而不阿此
興功此其兄弟之遇誅亦宜乎此文寫之義忠而不阿此
也音義相息堯切按相疑稱宜乎此文寫之義忠而不阿此
助也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省義近忠不目足相也猶曰地忠
觀者也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省義近忠不目足相也猶曰地忠

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李注訓相爲助將誰使助之乎失楊旨矣榮按弘範以相爲助猶云贊也義雖稍紆然固可通曲園訓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

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注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鳩死宗族竄流不韋之盜穿竄之雄乎注不以其道非盜如何穿竄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注雒陽不韋所國地

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傳云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名子楚按本名異人爲秦質子於趙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志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

能立適嗣賓客也華不陽夫雖人耳請以千金於此非有以奉安
於親及華陽夫復人以立五子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爲
國君結賓客而復人子以金買物大華承太人子因言遊
秦賢見日華夫思太姊而皆夫物人獻大華承太人子因言遊
楚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以來往者皆安稱譽之妾不
容願得子楚質立以趙者絕賢以來往者皆安稱譽之妾不
王五十年使王歸圍邯鄲更得趙欲殺子楚遂與呂昭
韋謀行金六斤予邯鄲更得趙欲殺子楚遂與呂昭
秦昭王爲太子安國君諡爲孝文王陽太子爲
王后子楚爲太子安國君諡爲孝文王陽太子爲
楚代立是爲襄王以呂不韋之貨事丞相封爲文信侯食
河南洛陽十萬戶此以易貨之事傳奇貨可居下集
解云以子楚財也正義引戰國策按秦策文云濮
陽人呂不韋買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謂其父曰耕田
之利幾倍曰無數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得立主定國
定國立君澤可遺後願往事王其義也誰謂不韋今
智者與以國易宗者傳又云莊王三年葬太子政立
爲王以呂不韋爲相國號不韋父始月九年有告嫪毐
與太后私亂事連相國呂不韋九嫪毐十年

十月於道請文國呂侯不秦王就國其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君相
望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而仲
父其與家屬徒處蜀呂不韋自度國稍侵恐乃飲而
死此終乃身誅之而家國徒也韋以國盜世德堂本陽呂
封而終乃身誅之而家國徒也韋以國盜世德堂本陽呂
不韋之盜人穿其猶穿者音盜也韋與孔論世德堂本陽呂
內荏韋之盜人穿其猶穿者音盜也韋與孔論世德堂本陽呂
審審牆石也皇疏切又審都甘切吾按說攬文石僮矣何未見今陽作也
昔義攬石也皇疏切又審都甘切吾按說攬文石僮矣何未見今陽作也
荷漢書劇爲通傳受二僮斛晉灼云石斗相也顏云應劭音都齊
人漢書劇爲通傳受二僮斛晉灼云石斗相也顏云應劭音都齊
濫反或引曰僮象者一漢人所負水攬也去地洛理志云河
陽顏注引曰僮象者一漢人所負水攬也去地洛理志云河
氏說則豫州武雒後改爲別字也古說洛水而加佳如魚
州洛水則豫州武雒後改爲別字也古說洛水而加佳如魚
舉豫州水尤爲引魏略曰黃初後年詔書豫水行洛也火誤
起於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後年詔書豫水行洛也火誤
忌而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水土水火行也火誤
得土而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水土水火行也火誤
不妄欺言又以雜篆已下紛注云之自魏黃初詭以於復伊古雜字皆作此
受其欺言又以雜篆已下紛注云之自魏黃初詭以於復伊古雜字皆作此

此屬本取者盡曰秦東頓襄故所正經聲日雒雒善祇與
傳穎史雒伺有三界周首王城以字傳一伊爲陽注作雍
不川記陽慢東川至君受五在別伊之伊雒宮洛洛渭
同戰列之藏西顯大與罪十今於雒伊雒而哀韓與其洛
班國傳封而周按梁諸盡一河南洛雖雒一南良勅雒通雒
固策彼是得地地理置謀其秦邑使南將軍洛陽縣東北
雖以隱雄不獲云也翟音注狄俗又音宅地志縣按名此
云不隱雄不獲云也翟音注狄俗又音宅地志縣按名此
太韋翟音注狄俗又音宅地志縣按名此
史爲濮陽戰國策然爲此傳亦當別
公濮陽戰國策然爲此傳亦當別
據陽戰國策然爲此傳亦當別
戰國策然爲此傳亦當別
策然爲此傳亦當別
然爲此傳亦當別
爲此傳亦當別
此傳亦當別
傳亦當別
亦當別
當別
別

有聞所改易彼故不遂全依彼說或逡者劉合而定戰策時以
異聞韓都今河南通開封禹州治濮陽不爲衛都今直隸
大章乃不衛合人而事蹟偶有異同則史公齊整百家不買地
言本草無不衛合人而事蹟偶有異同則史公齊整百家不買地
專采一殊劉子政雖開至竄流按世德堂本開文誤聞此
馬貞說殊劉子政雖開至竄流按世德堂本開文誤聞此
弘範以列國權釋國謂不韋得雜貪國之權而喪其宗則也
吳云微取國權與弘義異班孟堅云此似孟堅云呂行詐
皆以國爲國權與弘義異班孟堅云此似孟堅云呂行詐
以國爲國權與弘義異班孟堅云此似孟堅云呂行詐
易宗亦與德司封溫公爲言而非盜何如治猶云非盜何
如今依世德堂本如之貴言而也非盜何如治猶云非盜何
而何學不行注云難賣如欲孝至注者欲自賤然異何非問如注
云何學不行注云難賣如欲孝至注者欲自賤然異何非問如注
文義並同文注雜食至乎按秦策云然異何非問如注
爲相號曰文信侯食田十邑蓋初子藍田及秦使章
不韋滅東周乃以雜食至乎按秦策云然異何非問如注
三蒼揭舉也儻也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揭也揭雜陽引
而陽爲擔石也以也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揭也揭雜陽引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注〕奚何翦〔注〕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獵六國

而翦牙欵〔注〕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欵者絕語歎聲秦將

者昔義秦將子亮切下同按白起王翦列傳云白起者

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爲左庶長其明

十年爲左更遷爲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

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

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趙亡秦王則武

安君必割地以和且休士卒於此矣趙亡秦王則武

韓趙之侯有隙其九月秦復使王綰攻趙四君之許

由是與應侯欲使武安君代陵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

正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

病秦圍邯鄲不能拔軍多失亡秦于疆起武安君武

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多起於秦免武安君武

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至能行秦昭王使人遺白起

咸陽中武安君既行至杜郵秦王昭王使人與應侯

議曰

也上水黨經郡注也沁水篇引長上黨故記云長平城在郡之南北秦壘
人其大小震者二集解云長平在平縣西氏在趙
趙安趙君卒武反安君覆非計盡日殺前之已拔恐亂乃上民不盡為秦而降武
銳至九自博趙卒戰秦不射食四趙括日軍皆敗內四相十殺萬及人降括出
趙出食輕道兵絕擊之趙年十戰五以利上因築壁長守以絕趙救至秦糧王食
又秦璧軍五堅千拒不擊秦秦乃陰武而安君起逐勝上而軍後
趙括代廉頗則頗出將以擊秦秦耳頗易與降矣趙王因使趙畏
獨畏秦相馬服應侯趙括將廉頗與趙王因使趙畏
廉頗上黨壁上以黨待秦趙數戰兵不攻趙趙王使廉頗將
取上黨四十萬死而死者其列傳云四十年邑秦皆使王為攻長平
之戰四月十萬死而死者其列傳云四十年邑秦皆使王為攻長平
自裁起武安君其遂自快安君之有餘言乃秦使昭王賜十
白起武安君其遂自快安君之有餘言乃秦使昭王賜十

東	白	者	居	書	法	用	飽	弩	十	殺	命	帝	軒	矣	孟	後	氏	悉	臺	顛	在
鄉	起	司	四	者	言	此	也	威	一	蚩	於	戰	戰	者	堅	漢	今	秦	城	築	郡
人	同	馬	十	以	如	語	從	振	人	尤	是	於	之	呂	東	書	澤	趙	之	臺	之
也	傳	云	餘	少	此	後	甘	天	並	正	黃	阪	時	刑	都	班	州	故	左	於	西
少	故	用	萬	見	世	漢	從	下	獸	義	帝	泉	神	云	賦	固	府	壘	右	壘	二
而	因	將	之	狀	德	書	朕	原	身	引	乃	之	農	蚩	李	傅	高	遺	沿	中	軍
好	論	所	衆	字	堂	班	會	野	人	龍	徵	野	氏	尤	注	章	平	壁	山	因	共
兵	起	以	流	改	本	固	意	獸	語	魚	師	三	世	惟	引	懷	縣	互	山	食	流
事	而	救	血	之	作	傳	甘	人	銅	河	諸	戰	衰	始	與	太	長	存	隄	爲	水
秦	遂	亂	成	國	厭	作	亦	之	頭	圖	侯	然	蚩	作	今	子	平	馬	南	臺	湖
始	及	誅	川	策	文	厭	聲	肉	鐵	云	與	後	尤	亂	各	注	故	按	北	崔	去
皇	竊	暴	沸	秦	選	章	古	川	額	黃	蚩	得	最	延	本	引	城	上	五	鬼	相
始	也	是	聲	策	及	懷	書	谷	食	帝	尤	其	爲	及	同	作	在	黨	十	架	五
皇	列	也	若	云	李	注	多	流	沙	攝	戰	志	暴	于	蚩	坑	縣	今	許	起	里
十	傳	雷	將	白	注	引	以	人	造	政	於	蚩	莫	不	尤	四	西	山	里	今	里
八	云	者	將	起	引	法	厭	之	五	有	涿	尤	能	民	之	十	北	西	東	仍	秦
年	王	史	不	北	法	言	爲	血	兵	蚩	鹿	尤	能	作	伐	五	亂	澤	西	號	坑
竊	竊	記	仁	坑	言	同	之	者	仗	尤	之	亂	軒	帝	不	人	十	州	二	之	趙
將	者	王	奚	馬	同	明	東	說	刀	兄	野	不	輾	本	過	文	萬	府	十	日	衆
攻	頻	與	用	服	蓋	舊	都	文	戟	弟	遂	用	與	紀	於	選	人	地	餘	白	收
趙	陽	與	爲	誅	校	本	賦	獸	大	八	禽	帝	炎	云	此	班	死	法	里	起	頭

牙	相	此	可	說	爲	於	天	取	年	翦	歲	南	晉	攻	歲
欵	連	注	惡	文	虎	王	下	其	王	牙	餘	殺	走	燕	餘
連	音	語	之	欵	狼	翦	王	地	翦	者	虜	其	燕	燕	遂
讀	義	南	詞	訾	而	父	擊	二	拔	王	荆	將	王	王	拔
吳	出	人	也	也	翦	子	六	十	趙	項	王	於	是	喜	趙
云	牙	讀	蒼	朱	爲	故	國	虜	虜	負	負	燕	荆	走	趙
牙	欵	烏	頡	氏	之	太	惟	王	年	其	芻	兵	王	遠	王
欵	乃	開	訓	通	牙	史	韓	喜	王	遷	竟	將	翦	東	降
謂	摘	切	話	訓	也	公	爲	二	翦	二	賁	六	敗	翦	盡
切	正	音	歛	定	音	云	內	十	蒙	十	同	走	走	遂	定
齒	文	如	悲	聲	義	王	史	六	武	二	時	地	爲	十	趙
而	二	哀	聲	云	牙	翦	勝	年	破	年	爲	秦	郡	萬	燕
怒	字	北	也	實	欵	爲	所	王	楚	王	秦	縣	將	因	人
也	爲	人	亦	與	烏	秦	將	滅	賁	賁	將	六	始	乘	擊
失	識	讀	以	諛	開	將	其	其	擊	擊	六	始	勝	荆	還
之	非	許	介	同	切	夷	餘	齊	王	魏	國	皇	皇	略	大
	以	爲	爲	字	又	六	五	虜	負	得	表	方	始	定	破
		句	之	按	許	國	國	王	芻	其	始	獵	荆	荆	軍
		不	今	說	介	是	悉	建	二	王	皇	六	地	城	至
		與	猶	文	切	始	見	初	十	假	十	國	而	邑	薪
		上	有	諛	按	皇	滅	并	五	盡	九				
		文													

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

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注〕義者臣子

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讎。

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政注問聶政

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

謂之義也。注俠累韓相名也。軻注問荆軻爲丹奉於期

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注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

不爲也。切呂氏春秋忠廉云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

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

能要難。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

之也。故欲殺之。慶忌先有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

臣者。吳越春秋：閭內傳云：要離曰：臣東里之殺人

與之爲古猶曰是近故廣雅之釋詁云靡下爲文也兩靡字義同舍
 蚤東寶云美也引法言刺客之靡有美聲義略引訓
 客劉注靡美也引法言刺客之靡有美聲義略引訓
 美善者曰英雄長則義廣雅猶云王疏證與上文人
 曰俊千人有英雄長則義廣雅猶云王疏證與上文人
 穿窬之雄下堂本楷政也同義按東傳說是也靡美一深
 之轉政世德堂本楷政也同義按東傳說是也靡美一深
 井里人爲也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切面下爲姊相者音義
 嚴于僞切塗面按子列傳誅云濮陽嚴求子亮切面下爲姊相者音義
 俠累有卻嚴面按子列傳誅云濮陽嚴求子亮切面下爲姊相者音義
 齊至門人黃金百政盜前爲士也政母壽於屠者怪其厚固仲
 子齊門人黃金百政盜前爲士也政母壽於屠者怪其厚固仲
 謝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爲政甚高故曰臣進百有金者將用游
 爲大人羣然至齊竊聞足下爲政甚高故曰臣進百有金者將用游
 老母曰臣所擬以之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豈敢幸以養老邪
 受也久之政身未敢死許己葬除服乃遂西至濮陽見嚴母
 仲天子曰終日所以欲報仇者誰請得從事焉嚴而子
 以天子曰終日所以欲報仇者誰請得從事焉嚴而子

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欲使累人又刺之君終莫能就宗族
甚多居處兵衛甚仇設韓臣欲使累人又刺之君終莫能就宗族
下幸而於不衛棄相去中其閒不驕甚壯遠士可殺爲人足之下相翼又者國君政
日韓親此其勢不坐以多持人兵謝而車騎侍者甚獨衆行仗政歸直至
韓相此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戰而衛騎人甚衆行仗政歸直至
入上階刺殺俠累坐府上持兵戰而衛騎人甚衆行仗政歸直至
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左出腸遂以政死大韓取政殺者數於十
市購吾弟與誰起如政姊之市聞而死者刺果政也乃屍於邑曰
其是吾弟與誰起如政姊之市聞而死者刺果政也乃屍於邑曰
哀曰中輒交深井里爲知己者今乃以仲子舉之吾弟重困
汚之而輒交深井里爲知己者今乃以仲子舉之吾弟重困
自刑以絕從索隱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何卒於身之哀誅而賢
弟之名大絕從索隱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何卒於身之哀誅而賢
政之旁索隱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何卒於身之哀誅而賢
俠累在旁索隱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何卒於身之哀誅而賢
哀侯六年爲韓策嚴侯今言嚴仲子事哀侯凡表更三政代殺
事亦見國策韓策嚴侯今言嚴仲子事哀侯凡表更三政代殺
作傀姊榮策朽所雲曼當讀爲爾雅釋宮故塗訓之
朽說文姊榮策朽所雲曼當讀爲爾雅釋宮故塗訓之
謂之鏡木部朽所雲曼當讀爲爾雅釋宮故塗訓之
同蓋披之假說文塗也音謂破析其面不傳欲令皮人識之策

兵與	下以	內今	先雖	太與	更子	齊願	樊子	楚至	圖堂	可此
於齊	之當	之秦	生然	子謀	慮曰	楚太	於丹	三燕	入本	知云
外桓	勇秦	王有	得光	避太	之太	北子	期患	晉會	不測	張曼
而公	士諸	者貪	結不	席子	鞠傳	疾得	之問	燕太	軻也	晏云
內則	使侯	其利	交敢	而曰	武之	於遣	罪其	置子	秦按	者曼
有大	於服	急之	於以	請願	曰計	樊於	秦傳	食丹	者荆	音謂
亂善	秦秦	不心	荆圖	曰因	燕曠	于將	王鞠	諸侯	音軻	滿曼
則矣	劫莫	厭而	卿國	燕太	有日	索軍	亡武	且秦	義見	頤云
君則	秦敢	燕欲	荆事	而而	田久	匿入	之武	至亡	督前	子曼
臣不	王合	小可	所善	兩得	先心	購奴	燕對	於歸	亢為	雲自
相可	使從	弱足	見荆	立交	生惜	與以	太曰	燕燕	音丹	澠序
疑因	悉丹	數也	太卿	願於	其然	婦滅	子願	燕秦	剛奉	不序
以而	反之	困於	子可	先田	為恐	同口	受入	君日	刺於	分云
其刺	諸私	兵盡	太使	生先	人不	其諸	而圖	臣出	客期	別為
開殺	侯計	今天	子也	留生	智能	後西	舍之	皆兵	列之	貌其
諸之	侯地	計下	避太	意田	深須	酒約	之居	恐山	傳首	是泰
侯彼	若為	舉之	席子	也光	而與	可三	鞠有	云燕	荆督	也曼
合大	曹誠	國地	頓曰	田乃	勇願	圖晉	武開	之以	軻亢	世而
從將	沫得	不臣	首願	光造	沉太	也南	練秦	至伐	軻亢	德不
其擅	之天	足海	曰因	曰焉	可傳	太連	日將	太齊	既之	

破秦必矣此丹之將上願而不知虜所委命唯收其地進
荆柯許諾久之將王願破趙請荆柯曰秦兵且
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柯曰秦
臣願謁之千金今行而家誠信則樊將軍可與
購之金千王曰必有一見臣以乃解燕之報患
私奉獻樊秦於期王曰今有說一見臣以乃
仇者何如於期王曰今有說一見臣以乃
首以獻秦如於期王曰今有說一見臣以乃
其胸然則將軍之仇既報已不見臣何左手把
自封之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可柰陵之愧除樊
函封之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可柰陵之愧除樊
持千金之資幣物遺秦舞陽為副於人是荆重
言於秦王之資幣物遺秦舞陽為副於人是荆重
荆柯奉樊秦於期王發頭函而舞陽見匣以次
取圖而手秦於期王發頭函而舞陽見匣以次
袖而右手持其匕首可之未拔荆秦引而環柱
拔而右手持其匕首可之未拔荆秦引而環柱
走左乃引其匕首以刺秦王遂拔荆秦引而環柱
軻乃引其匕首以刺秦王遂拔荆秦引而環柱

異	廣	韓	君	任	世	之	靡	本	匕	順	使	日	運	秦	州	坡	引	城	樊	詔	軻
讀	即	策	之	俠	德	靡	為	小	首	天	荆	縣	督	故	南	在	司	於	王	被	軻
疑	傀	作	季	又	堂	似	細	巧	入	府	軻	有	亢	畫	界	幽	馬	有	期	八	軻
俠	之	傀	父	姓	本	不	故	上	不	固	齊	督	澤	其	燕	州	彪	督	武	軍	創
累	異	廣	俠	戰	無	得	云	有	測	安	入	亢	澤	而	家	范	郡	亢	梁	以	於
為	文	韻	非	國	此	訓	爾	虫	之	縣	秦	享	苞	而	家	陽	國	亭	祠	伐	是
龐	俠	誤	其	策	注	為	小	字	彊	南	秦	孫	方	獻	集	縣	志	關	畫	燕	左
猶	累	以	姓	有	細	爾	衍	秦	也	入	王	暢	城	焉	解	東	云	按	象	後	右
壽	之	史	可	韓	注	則	雅	也	也	不	殺	之	縣	水	云	南	薊	劉	作	五	既
夢	俠	記	知	相	俠	此	廣	錢	測	軻	述	縣	經	注	亢	十	縣	向	樊	年	前
為	索	為	或	俠	累	注	言	木	注	之	圖	畫	故	注	亢	里	方	別	於	秦	殺
乘	隱	國	俠	累	韓	亦	靡	無	若	秦	亦	督	廣	巨	之	今	城	錄	其	卒	軻
之	音	策	累	則	相	未	細	世	蚺	用	絕	督	亢	馬	田	固	有	日	列	減	秦
比	古	也	之	以	名	安	也	德	蛛	刺	減	亢	陽	水	在	安	督	督	傳	燕	王
急	挾	韓	後	俠	按	也	然	堂	之	軻	按	地	後	篇	燕	縣	亢	集	按	大	怒
言	反	非	以	為	廣	壯	亦	本	小	語	方	言	於	云	東	有	正	靛	引	見	益
之	則	子	俠	然	俠	問	之	無	耳	傳	故	燕	涿	馬	良	督	義	之	徐	國	發
曰	與	內	為	俠	字	之	無	弘	按	云	城	太	郡	水	沃	亢	云	地	廣	策	兵
傀	任	儲	氏	然	俠	問	之	廉	刺	範	治	提	在	又	欲	陌	督	索	云	燕	詣
曰	俠	說	耳	俠	累	注	政	刺	範	治	提	在	子	國	又	幽	亢	隱	方	策	趙
龐	字	作	又	韓	云	按	客	訓	平	一	今	丹	志	東	獻						

緩言之曰俠累耳古今人表作俠衆注非義之義君
子不爲也按孟子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
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
也注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鷲
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注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
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注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儀

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者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
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句
約從親張儀乃遂入秦與魏而使公子綏質於魏儀因說
惠王十年儀言秦復與魏而惠王乃以蘇秦爲相儀因說
魏王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蘇秦爲相儀因說
秦四歲立惠王爲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
後二年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魏王不肯聽留於魏是四歲而陰令襄王卒哀王張儀復魏王說
哀王哀王乃倍秦從而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復秦
事秦而魏復秦從秦因儀請成於秦明楚之閉關絕
三歲而魏復秦從秦因儀請成於秦明楚之閉關絕
秦欲伐齊獻商於親地是百里秦往楚說楚王閉關絕
約於齊請獻商於親地是百里秦往楚說楚王閉關絕
秦王說大而許之遂閉關絕秦約於齊使將一長楚爲說楚王閉關絕
秦王說大而許之遂閉關絕秦約於齊使將一長楚爲說楚王閉關絕
王者曰臣有怒發兵六里攻秦獻秦大王左右使者還報楚楚
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以武關於外易割楚兩
城以與秦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以武關於外易割楚兩
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以武關於外易割楚兩
臣善斲尚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以武關於外易割楚兩
臣之節使楚願楚何敢加懷王假囚張儀而殺之秦得黔中地
夜言蘇秦死後楚悔王赦張儀厚禮之入於楚儀既出子未
去聞蘇秦死後楚悔王赦張儀厚禮之入於楚儀既出子未
入質於秦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西面而卒
許張儀與秦親儀弟去國因遂韓伐於西面而卒
秦以攻楚使張儀去儀弟去國因遂韓伐於西面而卒
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歸秦秦封儀五邑隱號

居東海之上。今未嘗與秦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爲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未嘗與秦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爲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未嘗與秦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爲張儀去。之臣齊獻魚鹽之地。臣請爲大王無攻趙。王如許。與張儀。池面相見。而燕昭王曰。今趙無攻趙。王如許。與張儀。乃去秦北燕。說秦王曰。今趙無攻趙。王如許。與張儀。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曰。今趙無攻趙。王如許。與張儀。則易水長城。非大王自也。燕王不聽。儀歸。及報。未至。威陽。而秦惠王卒。武王自也。燕王不聽。儀歸。及報。未至。威臣之多。讒張儀。王儀。張懼。車。三。十。乘。入。秦。儀。武。之。王。願。乞。其。不。肯。一。身。之。多。讒。張。儀。王。儀。張。懼。車。三。十。乘。入。秦。儀。武。之。王。願。乞。其。不。肯。一。歲。卒。於。魏。也。素。隱。云。卒。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蘇。列。傳。云。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周。書。陰。符。伏。生。出。之。游。數。年。大。困。而。歸。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生。出。之。游。數。年。大。困。周。士。顯。王。用。顯。王。弗。信。乃。趙。西。廂。至。說。其。惠。弟。王。成。爲。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至。趙。廂。侯。說。其。弟。成。爲。方。誅。商。鞅。疾。奉。陽。君。弗。資。說。蘇。去。車。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死。侯。與。趙。從。親。文。侯。資。蘇。去。車。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死。侯。與。趙。說。趙。會。侯。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而。盟。諸。侯。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上。齊。通。質。白。馬。而。盟。諸。侯。秦。令。天。下。之。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山。東。矣。趙。王。乃。飾。車。百。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趙。王。乃。飾。車。百。

墟蓋是其人	家索隱云鬼所居	於鬼谷爲號又引風俗通云川陽城有鬼谷	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齊王因之誅之集於習之	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此則臣而誅之集於習之	而走蘇秦大且死乃謂齊王曰臣而使車裂臣以狗於市	葬以齊明孝高宮室大苑圍以明得意破位而爲燕厚	與蘇秦私通蘇秦恐燕誅乃說燕王得母侯夫而亡	亂蘇秦恐有罪蘇秦者曰左右復之臣也將作	之城蘇秦大慙曰蘇秦者曰左右復之臣也將作	子立而從約皆解秦惠王初立其女爲燕太子妃	齊魏十五年趙王後讓蘇秦使秦與燕共伐趙	關侯封爲井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六國不伐趙	從合而爲武力焉蘇秦使秦與燕共伐趙	宣王黃金千鎰襄王因東說齊宣王純東南諸侯是	乘黃金千鎰襄王因東說齊宣王純東南諸侯是
-------	---------	-------------------	---------------------	---------------------	------------------------	-----------------------	----------------------	--------------------	---------------------	---------------------	--------------------	---------------------	------------------	----------------------	---------------------

欲有神鬼秘谷其道縱橫古書多鬼作谷從橫今河南北淮南登封縣東
南有晚世之角時高注云蘇秦約從儀各連橫南與北合爲
舉兵而相角爲周本紀西爲周橫恐引秦與諸侯約從儀各連橫南與北合爲
從西與東合爲周本紀西爲周橫恐引秦與諸侯約從儀各連橫南與北合爲
解引西與東合爲周本紀西爲周橫恐引秦與諸侯約從儀各連橫南與北合爲
從東義云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利爲從長以威勢六國共曰
橫正義云按諸說未允關東地利爲從長以威勢六國共曰
居之關西地東廣十篇爲今不獨存居之漢書藝人文志諸有
蘇子三十一地東廣十篇爲今不獨存居之漢書藝人文志諸有
者張儀大抵皆云三晉史之公也三儀權之變行士甚於蘇橫
然世惡蘇秦此以人其先死而儀士暴其短以諸鳥路切
其子道要之秦者以人其先死而儀士暴其短以諸鳥路切
孔子讀而儀如秦行者問明義秦行庸下孟疏鳳鳴而驚者行
之音義則子輸胡不安與者侯切司馬列傳子應也設難言翼
也然則子輸胡不安與者侯切司馬列傳子應也設難言翼
子貢即讀孔子之書而爲蘇張之亂者論語云世子貢問曰此
句上貢即讀孔子之書而爲蘇張之亂者論語云世子貢問曰此
何如斯可矣謂皇士引李充古之良使受命不問曰
命可謂士矣皇士引李充古之良使受命不問曰

事有權宜則與時消貴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即其義說而蘇秦游說大困而歸。蘇秦已屈弟嫂受妻妾。竊笑之。蘇秦傳云：蘇秦而漸自傷曰：夫士業爲從長，相不能以報秦。雖多行過，雒陽又騎輻重，諸侯各發使，送之。侍衆疑於秦王，乃蘇秦之弟人妻之，嫂富不取。俯伏侍食，蘇秦則輕易之，然衆人又張儀列傳云：蘇秦已說趙王，賤則相約，從之。然衆人又張儀列傳云：蘇秦念莫可使於秦者，乃往游說張儀，儀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蘇秦不往，誠下人，不願張儀與蘇秦得去者，數日已見蘇秦之坐堂下，僕妾之食，因數之。讓子以不材見之，乃自令張儀辱之。求通子儀，張儀與蘇秦富貴，子以辱富貴，念諸侯莫恥之，事獨注：言子貢亦行游說，求皆反秦，以辱富貴爲恥。事獨注：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亂魯世德。鮑晏移兵，子貢亦行游說，云田常欲作亂，於齊世德。鮑晏移兵，子貢亦行游說，矣。子貢遂之行，吳大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魯。

使吳王命之教魯而伐齊顯名也伐齊迎之常以撫酒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救魯而伐齊顯名也伐齊迎之常以撫酒
上諸侯名存亡我魯心實子困待我伐越而不聽子吳王曰越
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實子困待我伐越而不聽子吳王曰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夫小越而畏吳王大非悅乃且
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以從吳王大非悅乃且
子貢之越王遂問子貢曰吳王爲何人猛暴羣臣
不堆國越王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今臣
王誠發士卒佐之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吳之福矣其戰
勝必以發士卒佐之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吳之福矣其戰
銳兵盡於許諾子貢重甲困於報晉而王於其敵此吳必發矣越
王說許諾子貢重甲困於報晉而王於其敵此吳必發矣越
兵伐齊子貢因去之齊謂晉君曰齊與吳將戰彼戰而
不勝越亂之必矣去之齊謂晉君曰齊與吳將戰彼戰而
卒以待之破齊師以兵臨晉晉人相與黃池齊人上戰
於艾陵大破齊師以兵臨晉晉人相與黃池齊人上戰
吳晉爭歸晉越人戰不勝越遂聞子之江出吳亂王
去晉而歸晉越人戰不勝越遂聞子之江出吳亂王
齊破吳疆晉而越子貢一使破勢吳相疆晉十年之考其
國各有變司馬云越子存魯亂齊破勢吳相疆晉十年之考其
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時亦據說太史公託爲此語太史公
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楊子時亦據說太史公託爲此語太史公

志疑云子貢說齊晉吳越一節家語屈節越絕陳恆傳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並載之昔賢歷辯其謬墨子非儒
下篇謂孔子怒晏子沮尼谿之封于景公適齊欲伐魯
乃遣子貢之齊勸田常伐吳破國其為六國時之妄談可
遂勸伐吳三年之內齊吳弟子傳皆短爾不繁獨子貢
見孔謝詰墨辯之矣或曰弟子傳皆短爾不繁獨子貢
采榛蕪不休疑是後人闖入非史本文蓋六國時盛傳之雜
說史遷因難而收之辭子雲但謂亂而不解子貢恥諸或人
據史記設難之辭子雲但謂亂而不解子貢恥諸或人
本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義非遂信史記所
載為真也注於義高按世德堂本作其義高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注儀不迹秦蘇秦佩六國

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衡後破山東曰昔在

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注任佞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者治平本論語云不踐迹按謂
迹秦作迹今改一律說文蹈踐也論語云不踐迹按謂
儀秦之才也絕一時後音義任音壬難之乃且切司馬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者音義任音壬難之乃且切司馬

云宋吳才本也作昔在任人安帝而難之不以能矣難而讀如字
後者巧言不令色人孔下矣楊子溫公說也徒能陶謨之言惑人聖
人其才亦不在堯典之矣釋文因於堯典難字乃拒
惟帝其陶謨之即堯如字釋文因於堯典難字乃拒
而以帝陶謨之即堯如字釋文因於堯典難字乃拒
反於曰舉陶謨之明以堯典妄生區別非古義也謨之文昔其在
人帝曰舉陶謨之明以堯典妄生區別非古義也謨之文昔其在
之爲一事難知其言不難也說文懼也臨之一曰謂難也蓋
不易謂之難知其言不難也說文懼也臨之一曰謂難也蓋
問神才之大聖之可與大任人雖聰明如堯猶引難書
以明才之不盡可與大任人雖聰明如堯猶引難書
於別才非吾徒之如儀司馬云口君子何不足貴哉
才乎才非吾徒之如儀司馬云口君子何不足貴哉
白或問淵騫之徒至此皆論秦之迹美行園公依
云以下則論漢事也此注儀弘不迹秦之本迹美行園公依
治平本世德堂本無此語按儀弘不迹秦之本迹美行園公依
襲秦言縱而儀言橫也吳云儀弘不迹秦之本迹美行園公依
儀則務解之二人迹各不相蹈李義不引伸惟當
云秦則務解之二人迹各不相蹈李義不引伸惟當
或人即以爲儀秦之橫字耳然二人所不能儀秦之故才術超卓
不蹈人即以爲儀秦之橫字耳然二人所不能儀秦之故才術超卓

自平然不踐循舊人之迹亦非其義以下全刪世德堂本
治平本此注惟有蘇秦以下全刪世德堂本
無此四字而有蘇秦以下云錢本並有之今據補復
其衡錢本世德堂本作復其衡乃形近而誤此用史記
成其衡道語作衡無義今訂正此注
後按爾雅釋詁文世德堂本無此注